

弘誓

Vol. 169

◎ 民國一一〇年二月出刊 |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本期專題

海內外「印順學」之 承續與發展

● 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側記

● 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第二場圓桌論壇記實

● 「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

h o n g s h i

弘誓編輯室報告

哲人已逝，典範永存，緬懷一代高僧上印下順導師，109（2020）年11月14、15日，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本次大會因應新冠肺炎而幾經延宕，終於玄奘大學圖資大樓慈雲廳隆重舉行。兩日共計兩場新書發表、25篇論文發表、兩場次的圓桌論壇。與會學者、嘉賓以法相會，交流分享學術成果和實踐個案，探討「印順學」未來的發展走向，激蕩出的思想光芒為人間佛教的踐行點亮一盞盞心燈。

兩天法的饗宴，「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導師昨日的行願成為今日「印順學」承續和發展的動力，為銘記這些思索探討的瞬間，讓因疫情無法前往之樂法者免於向隅之憾，本刊特別推出「海內外『印順學』之承續與發展」專輯以告讀者。

本次學術會議舉行兩場圓桌論壇，「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是其中一場的主題，與會法師、學者圍繞「建構『印順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印順導師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實踐」、「從問題意識開展出的『印順學』」等多領域、多視角的層面，探討導師思想的深化以及與學界間的對話。從理論的延續拓展到具體的實踐內容，學者們以專業的角度建構「印順學」未來發展走向的藍本。

「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是會議採訪小組的團隊成果，從這些報導中，得見與會發表者因時間限制，而未能完善表述的部分內容，所提出的問題意識令人反思。

「律學今詮」欄目，繼續連載昭慧法師的講戒筆錄《比丘尼戒經》講記（四），〈莊嚴「戒體」的定、慧之學〉。就世人趨之若鶩的「神通」之力，法師特別告誡：沒有持戒的基礎，定力反而助長罪惡。

「人間燈火」專訪葉海煙教授，先生善根深厚，大學時代就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

深，爾後學思廣涉於儒、釋、道三家。訪談間先生以莊子為例，分析比較道家與佛家生命哲學的共通處，深厚的學養化約為精煉的論述，令人對於兩家之說有了綱要性的認知。

本期出刊之時，恰逢歲末新春，編輯部全體同仁
在此 敬祝諸方師友 法安吉祥

總編輯 釋明一

弘誓

FEBRUARY 2021
vol.169

民國一一〇年二月出刊 |



封面說明 |

2020年11月14、15日，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於玄奘大學圖書大樓慈雲廳隆重舉行。第二場圓桌論壇「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與會法師、學者圍繞「建構『印順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多領域、多視角的層面，探討導師思想的深化以及與學界間的對話。從理論的延續拓展到具體的實踐內容，學者們以專業的角度建構「印順學」未來發展走向的藍本。

15日論壇圓滿，參與論壇的幾位引人入於導師前合影，他們是人間佛教思想的服膺者，「印順學」的提出者、研究者、繼承者、推動者，在法海的求索中，是佛教永遠的青年。

左起：邱敏捷、侯坤宏、藍吉富、釋昭慧、林朝成、林建德、黃運喜 教授

弘誓通訊（雙月刊）NO.169

導師 | 印順導師

發行人 | 釋見岸

總編輯 | 釋明一

副總編輯 | 釋耀行

美術排版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校 | 釋心皓、釋法聞、釋傳聞、釋宏量
翁秋玲

編政 | 黃秀娥、張沛寧、釋心謙、釋心宇
吳德發、王彩虹

發行 | 弘誓文教基金會

地址 |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 | (03) 4987325

傳真 | (03) 4986123

電子信箱 | hong.shi@msa.hinet.net

弘誓學團網址 | www.hongshi.org.tw

劃撥帳號 | 19139469

戶名 |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誌)字第2541號

中華郵政中壢雜字第49號登記證登記
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創刊

民國一一〇年二月出刊

ISSN 17292786

CONTENTS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釋明一

【本期專題】海內外「印順學」之承續與發展

6 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

國際學術會議側記 | 張沛寧撰稿

18 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

——第二場圓桌論壇記實 | 撰稿·整理：鄭靜明

36 「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 | 採訪小組

律學今詮

50 莊嚴「戒體」的定、慧之學

——《比丘尼戒經》講記（四）

| 主講：昭慧法師·筆錄：釋印隆·修潤：釋耀行

人間燈火

62 佛、道「生命哲學」的交相輝映

——葉海煙教授訪談錄

| 採訪：釋明一、張沛寧·撰稿：張沛寧·修潤：釋耀行





院務資訊

- 67 佛教弘誓學院110年3~6月專題講座通啟
- 68 學團日誌
- 93 畢業典禮專款收支決算表（108學年）
- 93 法界書訊：《如理作意》
- 94 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國際學術會議收支明細表
- 95 收支決算表（109年11月~12月）
- 96 109年收支決算表（109年1月~12月）
- 98 109年專款收支一覽表（109年1月~12月）
- 99 護持徵信



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側記

撰稿 | 張沛寧



▲ 本院與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假玄奘大學舉辦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倫理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式後，全體於佛陀成道第三代（斯里蘭卡佛教界贈與）菩提樹下大合照。（109.11.14）

哲人已逝，典範永存，緬懷一代高僧^上印^下順導師，109（2020）年11月14、15日，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第十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本次大會因應新冠肺炎而幾經延宕，終於玄奘大學圖資大樓慈雲廳隆重舉行。大會以「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為主題，兩日共計兩場新書發表、25篇論文發表、兩場次的圓桌論壇。與會學者、嘉賓以法相會，交流分享學術成果和實踐個案，探討「印順學」未來的發展走向，激盪出的思想光芒為人間佛教的踐行點亮一盞盞心燈。

開幕典禮

14日上午八時許，風和日麗嘉賓雲集，來賓、志工陸續報到；與會學者、法師亦在前一日抵達玄奘大學雲來會館。大眾匯集玄大圖資大樓慈雲廳，耳邊迴盪著莊嚴的「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靜待大會揭幕。上午八點半，大眾齊唱三寶歌，玄奘大學董事長性廣法師致開幕詞：

首先向現場師長、與會大眾問好，今日很高興，因為在台上的貴賓都是我的老師，昭慧法師引領我走入印順導師的思想，李瑞全教授、林建德教授是我學哲學時的老師，葉海煙教授是我過去在東吳大學教書時的系主任。今年的印順導師思想學術研討會已經是第十八屆了，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能以十八年的時間，每一年都辦研討會來學習、研究，就可知道其思想內涵是十分龐大且深厚。導師的思想不應僅限於研討會的討論，更應該實踐在生命中，我個人較喜歡靜默的禪修，若因緣到來卻也必須違背著自己的性子擔起應當的責任。不可諱言我是受到印順導師的感召，佛在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人間有很多苦難需要被關懷，是一個上升、下墮的



▲ 上午八點半舉行開幕式，由玄奘大學董事長性廣法師致開幕詞。（109.11.14）

樞紐，我們要在人間修行才能有奮鬥和精進的可能。其次，也是受到玄奘大師的感召，所以我們以其德號命名學校，他將人生最精華的時間奉獻給佛教，在生命最苦難或受到富貴誘惑時都不為所動，仍堅持理想奮力完成取經、譯經的重責大任。人間需要典範，我們依循著師長們的腳步，希望能將這些思想傳遞下去。

接著禮請貴賓致詞，前華梵大學校長朱建民教授，華雨精舍住持長叡法師表達了對印順學的推崇，期許兩日的研討會能激盪出更多智慧的火花。昭慧法師致謝詞感謝籌備期間各方學者和行政同仁、弘誓學眾的積極參與，讓研討會得以更圓滿完善。開幕式結束後，全體與會大眾到圖資大樓右前方菩提樹下大合照。



◀ 第一場新書發表會，主持人葉海煙教授（中）。昭慧法師（左）發表《如理作意》，悟殷法師（右）發表《世友、妙音與覺天——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109.11.14）

新書發表會

大會第一場新書發表會，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昭慧法師發表《如理作意》，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悟殷法師發表《世友、妙音與覺天——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主持人成功大學中文系葉海煙教授首先介紹昭慧法師及其著作，讚嘆昭慧法師推動佛教事業不遺餘力，除了佛教學術推廣，在社會議題上也有很多仗義執言，擔任玄奘大學行政職的這幾年亦不荒廢研究，陸續有專著問世，如今卸下行政職，在未來幾年會將累積的許多資料整理出版，這無疑是令人期待與感佩的。

《如理作意》一書，深入經論內容

以阿含、天台為主，包含學術論文及講座筆錄，昭慧法師發表時表示：

發表新書時我寫了一個自序，太虛大師是個能做學問的人，且有些體驗。一般人總認為太虛大師後來活動太多，而犧牲掉做學問的時間空間。印順導師則正好和太虛大師相反，專注於做學問，以著書立說的方式推廣研究佛法。承蒙導師慈悲在他座下學習，也很擔心辜負老人家的期待，因此盡量辭去外緣，用了三年時間扎扎實實的讀書做學問。然而後來在玄奘大學擔任宗教系系主任、社科院院長，一晃眼十二年就過去了，好不容易在今年終於卸下所有行政職務，能回來繼續專注於佛學研究。但回頭想想，這十二年亦非蹉跎，跟整

個學校的校務行政體系合作,這些年來也學習到很多。

「如理作意」的佛陀思想可以運用在做研究上,研究做久了就會發現其侷限性,以我們這一代來說科技的日新月異、軟硬體的更新都令我們措手不及,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也相對陌生。然而我在生活經驗中發現數目是要累積的,念佛的人要累積佛號,坐禪的人要累積時間。我們的意門在探測一條新的路線時總是比較膽怯,但路走熟了就不再害怕,甚至閉著眼睛就能走完,像庖丁解牛,一旦熟悉了就不再困難。我們常常羨慕他人有天份,學某些技能十分快速,這是因為他在過去生就不斷練習。雖然我對於量化的研究並不熟悉,但也必須承認透過量化才能從海量的資訊裡整理出一個脈絡,量化是必須的研究方法。

其次,做行政必須要有績效、必須承擔許多責任,如何在紛擾的行政瑣事中承擔起這些壓力並做出績效,同樣是秉持著如理作意的精神,我在這之中體悟到無諍三昧不僅是內心沒有紛擾,而是要讓自己的言行舉止也不會讓別人起煩惱。行政忙碌中為了教師評鑑還是寫了一些論文,幸好在學校裡仍有擔任教

職,這才讓我始終沒有脫離學術。《如理作意》中的第一篇,即是我在教學時的啟發與心得,有時候自己看這些經典沒甚麼感覺,但在教學過程中就會有很多思維想法,學生記錄成講記都是做學問的材料,若是只放在電腦裡實在是荒廢了。然而從前我對於學術作品非常嚴格,無法容忍一個錯字和瑕疵,為此我內心有許多掙扎與取捨,若因困於我的完美標準,而讓這些思想內涵無法問世,確實有些遺憾,因此這本書裡除了論文之外還有講記,或有不完美之處,也要請讀者們海涵。

至於研究內容為什麼從「阿舍」拉到「天台」?原來玄奘大學宗教系的佛教義學教育原本只有我一個老師,後來陸續有其他老師承擔課務,而我則擔任天台學的教師,因此儘管我對於天台的思想並不完全認同,但也累積了一些研究內容,於是也寫到書裡和大家分享。

隨後悟殷法師發表新書《世友、妙音與覺天——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法師分享著述心得:

讀部派佛教經典時,我常和經典中的論師對話,思考該怎麼回應,就這樣在山中過了十幾年而累積了一些想法。在這本書裡我先把世友、妙音、覺天作

了一個大略的提要，接著再針對三者作更深入的介紹。世友的主要思想以「自性實有」為核心，依「作用」安立三世實有的時間觀，為有部最根本宗義，除此之外在外道的探究中也做了較多討論，且是「他空說」的代表人物，主張「我不定說諸法皆空，定說一切法皆無我」。妙音對律儀較寬鬆、對社會有較多的關懷，認為修行者要從觀有情自身下手，對煩惱的關心特別多，是具有社會關懷的論師。覺天是譬喻師，是通俗教化師，關心色法、心所法和不相應行法，主張「造色即是大種差別；心所即是心之差別」，將生滅的有為法歸納為色——物質與心的二類，為一明確的二元論者。再者，「不相應行法」有相對的實在性，異於譬喻師。本書以「大毘婆沙論」記載的世友、妙音、覺天三大論師的論義為主軸，歸納整理他們的思想特色及與婆沙師思想的異同。世友、妙音是西方論師，覺天、法救是譬喻師，與婆沙論主「迦濕彌羅」在地域與思想風格上皆有所不同。

我是個資質駑鈍的學生，很感謝印順導師在紛繁的部派中抓出「依蘊立我」與「依心立我」的二條路線。而且，緣起的軌則就是「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無明緣行，行緣識」生死流轉；「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行滅」涅槃解脫。生死流轉跟解脫是依著緣起來講，而且是如何說緣起就如何安立涅槃解脫，對我在部派的研究上給了非常多的幫助。

主持人葉海煙教授：首先恭喜兩位法師如理作意寫出大文章，除了是學者更是一位行者，充滿生命的智慧，承襲印順導師的思想從「接著講」、「照著講」再到「自己講」。他說：西方人有一句話：「方法刻在沙灘上，理想刻在石碑上。」昭慧法師推翻了這句話，將方法也刻在石碑上，令人感佩。悟殷法師發表她個人的第五本部派佛教專著，可謂部派佛教的專家論著。

兩位法師新書發表後開放與會學者提問，主持人葉海煙教授特別邀請性廣法師回應學者提到的佛教「內聖外王」的問題。性廣法師舉例：佛陀曾在過去生發願要行菩薩道，當時佛陀說：我可即證阿羅漢，然而像我這麼有智慧、有福報者，若只追求證解脫得阿羅漢實在太可惜了，因此發願度眾、行菩薩道。這就像做學問，自己關起門來寫論文相對簡單，但當承擔起行政和教學則必須調伏心性。與這麼多人互動，面對各色



◀ 第二場新書發表會，由邱敏捷教授（中）主持，劉宇光教授（左）發表《僧鬻與僧兵：佛教、社會及政治的互塑》，玄奘大學侯坤宏教授（右）發表《論戰後臺灣佛教》。（109.11.15）

各樣的學生，是相對困難的。因此佛教並不只著重內修，在度眾、行菩薩道上亦是十分重視的。

15日上午九時，第二場新書發表會揭開序幕，台南大學邱敏捷教授擔任主持人，上海復旦大學劉宇光教授發表《僧鬻與僧兵：佛教、社會及政治的互塑》，玄奘大學侯坤宏教授發表《論戰後台灣佛教》。

劉宇光教授於發表中言及，近年來他關注當代泰國僧伽教育和佛教與社群的互動關係，《僧鬻與僧兵：佛教、社會及政治的互塑》一書，即是以佛教的僧伽教育和涉及佛教的宗教衝突兩個問題為線索。書中處理了佛教的政教衝突、馬來西亞佛教的跨境與跨傳統案

例，和十字路口上的台灣佛教。佛教帶著印度文明進入不同國家和社群，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不同的視野和模式，在探究佛教與僧伽教育時，應回溯探究每個社會的傳統，才能觀察出佛教的發展在每個地區發生甚麼變化和結合。他說：

國際上在談僧伽教育，往往不是從宗教本身的角度切入，而是融合於該地區的主流教育體系，僧伽教育與主流教育在互動的過程中有時能夠融合得很好，有時則會有衝突，這些都是僧伽教育的挑戰。本書以上座部佛教僧伽教育為主，包含泰國、緬甸和斯里蘭卡等，其中泰國又占了一大部分，因為泰國的政治情勢較適合學者進入作田野調查。在典型的佛教社會，年輕人出家到寺院

接受教育是受到家庭、社會歡迎的，此時寺院和社區關係之密切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論戰後台灣佛教》是侯坤宏教授研究近代佛教史的三部曲之一，另兩部為《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此三部曲完整的提供讀者了解20世紀兩岸的佛教發展。侯坤宏教授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成果，讓佛教信徒能更清楚自己的信仰是如何發展。配合佛教教理結合發展史，才能讓信徒更清晰的思考佛教未來該往哪走，讓台灣佛教史的研究具有實踐意義。

《論戰後台灣佛教》從日治時期以後，台灣佛教如何「去日本化」進而「中國化」，接著再進一步「國際化」的歷程，在歷史的背景底下探討政治和佛教的關係與面貌。書中亦討論了人間佛教的發展與戰後台灣佛教正義議題的回顧，侯教授以香港反送中運動舉例，為什麼在反送中運動中，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而佛教卻不見了呢？侯教授的史學研究不僅梳理過去發生的事，更關懷當代社會的發展與處境。書中最後紀錄印順導師的思想與發展，包含批印事件的背後所代表的政治

關係，期待讀者能透過書中內容，更了解兩岸間印順學的發展和背景，進一步捍衛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說。

論文發表會

兩天議程，九場次共計25篇論文發表，參與討論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論述之間不時冒出智慧的火花，故摘取數則分享如下：

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共同發表〈「十遍處」於各佛教傳承間的演變與差異之比較研究〉，研究「遍」或「遍處」禪觀法之原理與原則，關注不同佛教傳承中的「十遍處」，尤其是上座部說一切有部與大乘瑜伽行派。首先由昭慧法師將「遍」與「遍處」做根本的定義與說明，將之定位為「勝解作意」，接著由性廣法師分享，如何將學理與禪修結合，實際運用於禪修的操作與教學上。

華雨精舍住持長叡法師發表〈試析「三心不可得」公案——兼論如何難破「點心婆子」〉。「三心不可得」是中國禪宗膾炙人口的公案，點心婆子告訴德山禪師，只要回答問題便能獲得點心作為供養，婆子問他：「金剛

經說三心都不可得，上座點的是哪一個心？」德山啞口無言而落敗。長叡法師於論文中探究德山挫敗的關鍵，點心婆子所引《金剛經》：「三心不可得」，這是「勝義諦」，德山此刻「肚子餓、需要吃點心」這顆心是「世俗諦」。德山法師「真、俗不能無礙，解空不能達有」，因此無言以對。長叡法師進一步指出，或許應給點心婆子一巴掌，回問婆子：「三輪體空，痛也不痛？道一句。」將勝義諦與世俗諦的問題拋回給點心婆子即可獲得點心。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溫宗堃助理教授發表〈印順法師怎麼說「正念」〉，探討念與正念究竟是甚麼？在解脫道次第上的位置為何？如何在生活與禪修中運用？並列舉具有大乘思想特色的正念，再依此探討當代正念與佛學部分的相關議題。

樹德科技大學黃文樹教授，根據印順導師於慧日講堂發表的〈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探討地藏法門在中國、台灣、日本的發展，及印順導師如何解析地藏法門的內涵和實踐。

台南大學邱敏捷教授發表〈曾景來「阿含的佛陀觀」——以印順導師觀點為對比的考察〉，曾景來是日治時期台

灣佛教菁英，印順導師則繼承太虛大師武昌佛學院佛教改革的路線，邱敏捷教授比較兩者在「佛陀觀起源」、「現實的佛陀與理想的佛陀」與「《阿含經》是不是佛說」等層面有何異同。

玄奘大學黃運喜教授發表〈人間佛教社會關懷之實踐——以玄奘大學三德六味坊暨學生關懷據點為例〉，分享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公司在玄奘大學設置「三德六味坊暨學生關懷據點」的實務經驗，將人間佛教的精神實際運用於校園中。

圓桌論壇

14日下午，舉行首場圓桌論壇，主題為「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由華梵大學前任校長朱建民教授主持，中央大學李瑞全教授、國際穆斯林觀光產業聯合發展協會馬孝棋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陳文珊博士、上海復旦大學劉宇光教授、玄奘大學昭慧法師擔任引言人。

朱建民教授於論壇一開始即指出：印順導師思想很重要的內涵即是走入人間，覺察眾生的生命問題並協助解決。在這個紛擾不斷的社會中，有許多待解



◀ 「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圓桌論壇，由朱建民教授主持。（109.11.14，左起：昭慧法師、陳文珊博士、李瑞全教授、朱建民教授、劉宇光教授、馬孝棋理事長）

決的議題，一旦提出看法就會有其他反對聲音出現，彼此之間自然形成一種對話與互動，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兩者看似看法完全相左，其實都有同樣的目標，希望能解決生命問題。期待今日的圓桌論壇有更多對話的空間，並激盪出更多想法。

隨後論壇引言人根據自身宗教立場，透過各宗教的教義，提出許多對於暴力行為的反思與回饋，討論該如何看待宗教與暴力行為，兼容各教派對暴力的理解與價值判斷，引人重新思考暴力背後的成因與合理性。與會諸眾受益良多，不論是對西方的恐攻、中國的藏民或是香港的反送中，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與認識。

15日下午16：30，成功大學林朝成

教授主持第二場圓桌論壇「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台南大學邱敏捷教授、慈濟大學林建德教授、玄奘大學侯坤宏教授、玄奘大學黃運喜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藍吉富研究員擔任引言人，以「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為題，針對印順學的歷史、內涵和未來發展進行深度探討。

邱敏捷教授分享拜訪澳洲雪梨華藏寺和美中佛教會的經驗，兩個海外道場都致力於翻譯印順導師的著作，並開辦許多以兒童、青年及中小學教師為對象的弘法活動，對印順學的海外傳播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林建德教授分析印順學能在海內外的佛學思想中脫穎而出，其思想的特長、不可取代性為何。導師的佛學思想



◀ 「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圓桌論壇，由林朝成教授主持，針對印順學的歷史、內涵和未來發展進行深度探討。（109.11.15，左起：藍吉富教授、侯坤宏教授、邱敏捷教授、林朝成教授、林建德教授、黃運喜教授）

中具備明顯的中道特色，包含在根本信念與方法、佛學研究的立場、對佛法的判攝、大乘起源和以中觀研究佛法等各方面。導師在學術與信仰、宗教和學者、理智與情感之間找到平衡，集學術、宗教、思想於一體，而令印順學不論在教界還是學術界都具備國際競爭力。

侯坤宏教授首先讚嘆過去二十年來，致力於弘揚印順學和印順學派的學者，然而我們須思考該如何統整這些研究成果，以此建構起完整的系統。一個體系的建立必須要有清晰性、說服力，並有完整的系統能夠契入和學習。侯教授期許我們試著找出一種方法來貫穿印順法師整體著作，使之具有統一性，並從中提出一種規範來統攝所有的元素，

使之具有一種層次性，能清楚的呈現印順法師的核心思想。

黃運喜教授站在史學研究的角度，提出「印順學研究」在佛教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覷，印順導師並非僅限於一宗一派的中國式佛教思想，而是回歸到印度的佛教、佛陀的本懷。在時代的意義上，二十世紀佛教最偉大的義學家，前期多數公認為太虛大師，後期則以印順導師為代表人物，且印順導師不僅限於義學的研究，而是讓學理能夠實踐，真正走入人間。黃教授更進一步提出：希望能透過科技部的計畫申請或佛教團體支持，建立起「印順學」的資料庫，包含文本的建構、著作的目錄、電子檔的轉換。

藍吉富教授將主題核心放在「是哪



▲ 閉幕典禮由大會主席昭慧法師為兩日的研討會做精彩總結，感謝出席的法師、學者和老朋友，並期待印順學與人間佛教的思想能薪火相傳。（109.11.15左起：藍吉富教授、昭慧法師、黃運喜教授）

些人在反對印順法師思想」？藍教授以歐陽竟無先生和印光大師的論諍為例，兩者都是佛教界的大德，印光大師卻對歐陽先生有諸多批判。藍教授借用中國學者常用的話形容，有人反對印順法師思想，這一現象凸顯的是「兩條路線的抗爭」，一條是站在傳統中國佛教的歷史潮流裡，大約始於五代至北宋期間所建構出「中國式思維」的佛法路線，一

條則是印順導師所走的，從印度佛教的經論裡找出佛法真正的本質，屬於「印度式思維」的佛法。藍教授比喻：印度式思維的佛教就像純正的牛奶，而中國式思維的佛教則是水果調味牛奶，兩方各有擁護者，彼此都站在護法的立場，而有批判和衝突。

五位引言人分別就實務經驗、史學研究、反對立場、和未來展望等各面

向，為「印順學」的未來發展提出路線與展望，值得後學深省。

閉幕式：

兩天的議程接近尾聲，晚間六時許舉行閉幕，大會主席昭慧法師發言表示：

這次海外的印順學研究學者因疫情影響無法共襄盛舉，雖然令人有些遺憾，但這或許也能成就下一次的因緣，期待我們再同聚一堂的一天到來。這次研討會一方面以印順學的學理研究成果為主，另一方面則用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關懷去看待世界發生了甚麼事情，除此之外也有幾本新書和論文成果的研究發表，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

感謝法師、學者們的大力支持，在佛學實踐與研究上始終不離不棄一路相隨。隨著年齡漸長，薪火相傳是我們的責任與義務，定將印順學和人間佛教思想傳承下去。也感謝工作人員和與會大眾，一起努力圓成了本次研討會，期待下一屆印順學研討會還能看到各位一同參與。◎



▲ 國際學術會議期間，因逢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大會審慎因應，做好防疫措施。（109.11.14）



▲ 中場茶點交誼時間，大會備有精緻可口茶點供眾。（109.11.14）



▲ 晚宴由志工菩薩準備豐美的素宴供眾，深獲與會來賓讚嘆。（109.11.14）

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

——第二場圓桌論壇記實

撰稿・整理 | 鄭靜明

時 間 | 109（2020）年11月15日

地 點 | 玄奘大學

主持人 | 林朝成

引言人 | 邱敏捷、林建德、侯坤宏、黃運喜、藍吉富

「印順學」延續、發展與契機對話的推動

林朝成教授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各位貴賓大家好。這一場圓桌論壇，牽涉印順學繼續推動的方向，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辦法邀請國外講者與會，但在國內與會的學者，都是對印順學有相當長時間投入與觀察的學者，或是本身就是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所以大會邀請他們來跟大家進行雙向交流。

海內外印順學的發展，從這十八



▲ 主持人林朝成教授（109.11.15）

屆的經驗中，透過導師思想研討會議的舉辦，大會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是對導師思想的深化與學界間的



◀「海內外印順學之發展」圓桌論壇，由林朝成教授主持，針對印順學的歷史、內涵和未來發展進行深度探討，論壇結束後學者們合影。（109.11.15，左起：劉宇光教授、邱敏捷教授、侯坤宏教授、藍吉富教授、昭慧法師教授、林朝成教授、林建德教授、黃運喜教授、鄧偉仁教授、嚴瓊泓教授）

對話，不管是導師的專論還是經論講記，這些都是可以跟國際學界間來進行對話，並由對話發展更豐碩的成果。第二，佛教本身內部相關的意見或者是爭論，透過討論，進行相互的了解和對話。第三，佛教面對現代的議題，印老的思想有哪些資源，可以接著講，抉擇其深意，面對當代議題來做恰當的回應與價值的釐定。在十八屆的研討會中，大會開拓了很多的議題，提升當代議題的思辯與關懷。第四，對整個佛教教團、教義的發展與國際傳化，台灣本身經歷過的經驗與挫折、發展與機會，怎麼樣來反省、延續，創造佛教與社會的對話契機。

以下，就依慣例，按照姓氏筆劃先

後，請諸位對印順導師有相當研究的學者，從不同的觀察角度跟我們分享心得與洞見。

印順導師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實踐

邱敏捷教授

諸位嘉賓大家午安，有關海外印順學的發展狀況，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兩個道場，是我有機會在二〇一八年參訪的兩個道場，第一個是位於澳洲雪梨的華藏寺，要感謝佛教弘誓佛學院的傳法法師，提供我聯絡的方式。另外一個是位於美國密蘇里州聖查爾斯郡的美中佛教會，我在二〇一八年剛好有一個機會去參訪這兩個道場。



▲ 引言人邱敏捷教授（109.11.15）

澳洲雪梨華藏寺，他們跟印順導師有什麼關係呢？他們透過翻譯印順導師的著作，讓西方的佛教徒跟研究者對《妙雲集》有所認識。到目前為止，他們一共翻譯了八本的《妙雲選集》，非常的珍貴！這個是我受到藍老師的影響在進行印順學派研究時，發覺台南妙心寺也有典藏。所以華藏寺如果有新的翻譯出來，會寄給妙心寺與佛教弘誓學院，這些道場彼此間都是有聯繫。我是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到華藏寺的，除了大殿，還有圖書館，雖然不大，但是典

藏非常豐富。

參訪的因緣要推到二〇〇六年，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當時主辦單位邀請藏慧法師前來台灣，發表印順導師著作在澳州的英文編輯工作概況，讓大家了解澳洲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的一個狀況。尤其是翻譯《妙雲集》的一個情況，當時我與藏慧法師同場發表，感到非常的訝異，在亞裔稀少的澳洲能有這樣的道場，在宣揚印順導師的思想。

華藏寺的開創者藏慧法師是台灣花蓮人，國立台灣大學畢業後，一九七七年他就移居澳洲，一九八一年創建北傳佛教寺院，一九八五年華藏寺正式成立啟用，他算是第一位到澳洲定居的漢傳佛教的弘法師。藏慧法師跟印順導師的因緣是：他早年曾經在台灣福嚴精舍親近印順導師，也認為《妙雲集》是一個小藏經，對僧信的弘法他都強調印順導師的思想，也鼓勵大家來閱讀。

現任住持能融法師是馬來西亞華裔，高中就到澳洲讀書，在西南威爾斯大學佛學社（慧音社），聽到藏慧法師佛法的教導，就禮拜藏慧法師為師，所以她是透過藏慧法師接觸到印順導師的思想，後來她大學畢業、碩士畢業，出家。能融法

師曾在一九九五年到過台灣，經藏慧法師安排，依止昭慧法師跟性廣法師學習，一九九九年能融法師獲得中華佛學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後返回澳洲。

華藏寺在海外是怎麼去推展佛教的？第一個是成立課業輔導教室，提供給中學生尤其是當時的華人子弟，除了教導佛法也教導英文、中文，是一個華人子弟的課業輔導教室。第二個是建立兒童菩提園。第三個比較特別的是宗教教育，因華藏寺有佛學師資的培訓，所以可以提供西南威爾斯州教育局所核准的佛學師資培育，成為一個正式的教育機構培訓佛學師資，支援雪梨十所中小學教授佛學的師資培訓。這個佛學師資培訓的背景，當然是因為在澳洲有一個教育制度，規定中小學的課程中必須包含宗教教育課程，而且每個星期一節課，高二就有宗教研究課程，範圍包括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跟印度教等五大宗教，高三時他們會讓學生選兩大宗教深入研究，有所謂的高中會考與宗教研究會考，這一點是很值得台灣來參考的。

第二個是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們去參訪美中佛教會，這個佛教會現任住持繼如法師很重要，他本身是馬

來西亞人，泰國出家，之後跟竺摩法師修學，竺摩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弟子，在閩南佛學院就讀時跟印順導師是同學，雖然他沒有來過台灣，可是和導師關係淵緣很深。繼如法師和傳道師父也有淵緣，繼如法師曾經擔任檳城三慧講堂的當家，邀請傳道師父前往演講，之後他前往美國創立了美中佛教會，也曾邀請傳道師父前去，於第一屆的佛學生活營做法要開示。

他們道場面積很大，有時候會有一些商業人士前來參訪，法師會講一些禪修的方法。他的弟子空實法師，馬來西亞裔，一九九六年在台灣雙林寺出家，也是我們昭慧法師代刀剃度，在台灣兩年後回到美中佛教會常住。另一位弟子空岩法師，這一次他發表的論文是〈印順學之思路對西方開拓者的啟發與具體嘗試〉，他的講題剛好可以補充我論文的不足。空岩法師是馬來西亞裔，二〇一二年在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取得植物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後來跟繼如法師出家，繼如法師也安排空岩法師於二〇一二年到台灣親近傳道法師，向傳道法師學習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目前空岩法師也著手翻譯印順導師的著作，跟西方人做為討論佛法的內容。

印順導師佛學研究的中道特色

林建德教授

謝謝主持人與在座的諸位法師們，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談導師思想海內外的弘揚，包括「國際化」，我首先想談導師思想的國際競爭力。華人佛教思想、佛教研究，到底如何跟其他海內外做比較？導師思想的特長，其不可取代與難以超越，到底是在哪些點上？

導師佛學詮釋裡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導師思想的佛學研究有一明顯的「中道」特色。我們去看導師的著作，會發現他在表達他的根本信念與方法，包括對佛學研究的立場與態度等，對佛法的意向，還有大乘起源等研究，可以發現「中道」特質是相當明顯的，我大概就以這樣的方式去分析。這些对大家而言或許是耳熟能詳，但我覺得這很重要。佛教學者大概可以分為兩類社群：學界跟信仰界，也就是學術與信仰之間、宗教徒與學者之間，兩路徑常常會有失衡的現象，或可說是情感跟理智之間過度的偏失。

在導師的思想當中，會發現他一直試著平衡這兩者之間，如他說：「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

他先說佛法是宗教，但它跟神教不一樣，不能當作一般神教的方式來認識，當然也不能把它當作一般世俗文化，或只是一般的社會科學進路。佛法不是一般的知識，一般的文化、一般的宗教以及一般神教的研究，都無法正確地理解佛法，「俗化」跟「神化」兩種極端的信仰路數都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

導師說佛法雖高深，但也是平易近人的。佛陀的說法與立制並不同於佛的正覺，而有因時、因地、因人的適應性；一個極端說法是：「地無分中外，時無分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錮蔽，以為就只能這樣，而且一定就是這樣；另一個極端則是不顧一切，師心不師古，以為能直通佛陀的正覺，那反而是漂流於教外。所以導師說：「不及與太過都有礙佛法的正常開展，甚至背反於佛法。」

導師在相關的佛法觀點上還提出：在佛法的流傳中，重律的容易拘泥固執，漸流於繁瑣形式，而重修證或入世利生的，如大乘走向有時就重法輕律，會流於自由的個人主義。佛法在世間的世諦流傳它是會變的，所以要取得「中道」，如果過分的一部分發達、不均勻的發展，不僅容易傷害到自己的修行與信



▲ 引言人林建德教授（109.11.15）

仰，也會破壞佛教的整體性。所以導師始終強調「中道」的平衡和諧，相關的論述包括不說「愈古愈真」，也不同情「愈後期，愈圓滿、愈究竟」，還表示「說大乘教，修小乘教」，索隱行怪，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所以導師的根本信念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強調怎麼樣行於「中道」，這正是導師在論述佛法與修學佛法上的一個重要特質。

此外，將佛法作為研究對象應重視「宗教性」，以佛學為宗教從事史的考證應重於「求真實」。一般「求真實」容易「去宗教化」，容易因「除魅」去解構與剔除宗教的神聖性，但在強調「宗教性」時，太過於理想化，反流於情感式的或信仰式的認識，從中亦可以看出導師「求真實」跟「宗教性」的兩

者平衡。

再者，導師雖強調初期佛教，但他認為初期佛教有它的時代適應性，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因此重視初期佛教，但是他認為大乘佛法更有其殊勝的一面。大乘佛法應運而生，雖然帶來新的方便適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是佛法的精神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這也是一種平衡，同樣都引《法華經》的經文，認為既要重方便、也要捨方便，以異方便顯第一義，但也要捨方便修無上道，這也是一種「中道」的平衡。這裡面亦涉及佛法的判攝，對初期佛法跟大乘佛法之間的抉擇，而導師所重視的精神就是「真俗無礙，大小共貫」。

在《印度之佛教》導師很清楚標示他對佛法的立場與對佛教史的態度，包括他的法義抉擇與定位：「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我把它簡化成十六個字，其中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根本佛教就是我們俗稱的「小乘」，所以簡化為「立基於小，弘揚於大，大而不亂，暢佛本懷」。他真正的關懷是「弘揚於大」，但大又會怎麼樣呢？大容易

混雜、容易亂，也因此「大而不亂」，才能「暢佛本懷」，從中可以看到，導師雖重視小，但他覺得小乘只是基礎，他真正要弘揚的是大乘佛法，但是大乘又容易雜亂、容易過份方便，如果「大而不亂」，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就能夠暢佛本懷，取得平衡。就像一個人的健康狀態，人之所以會生病就是因為失衡，就中醫來講就是身心的陰陽不調和，不能夠取得一個平衡狀態。導師在佛教的健康發展上觀念也是相似的，廣義來講也就是「中道」裡所包含的平衡、和諧的意義。

從大乘起源的觀點，一般偏重信仰的就會說：這一切都是「佛親口所說」，另外一方就認為：「大乘非佛說」。導師解釋大乘起源，他用「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陀的永恆懷念」作解說，以此去理解「大乘是佛說」，而他的解釋又跟一般傳統的佛教界很不一樣，但是又能夠符合「大乘是佛說」的立場，同時也合於學術性的「求真」傾向，就理智與宗教哲學層次上提供說理論據，而且具有說服力。

導師思想的「中道」特色，跟龍樹的中觀思想有非常深的關係，基本上導師對佛法的判攝、佛法的研究、包

括他的中觀學論述（如《中觀論頌講記》），就是用中觀研究佛法，運用中觀學之「大小共貫、真俗無礙」以及「有空無礙、大小並暢、立破善巧」為路數，這些皆可看出「中道」特色。導師晚期所寫《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這「契理契機」基本上也是一種「中道」，如何能說是一種「中道」呢？傳法者上契諸佛之理雖然是對的，但雖契諸法實相之理，可是聽聞的眾生根機不足，「曲高和寡」也沒有辦法契機，再怎麼樣圓滿、再怎麼樣究竟、再怎麼樣的第一義的佛法，也都不能夠適合眾生。相對的，太過於契機，一味求方便投其所好，理自然而然就被淡化，或者喪失純正的精神。因此「契理契機」非常重要，佛法既要契理又要契機，基本上兩者兼顧，這也是「中道」的體現。

所以導師思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之所以很難超越，是因他對佛法的解讀與詮釋有他的洞見，可說是以一個佛教思想家、哲學家的高度，看待整個佛教的發展與佛教義理形塑，而且具有宗教師的「局內人」的感同身受，同時也以一個學問家、學者之理性風範的角度切入，可說導師兼具學者、宗教師與思想家三位於一體。此一特性

讓導師在佛學的研究上，具備開拓性的視野與深度，呈現具有「中道」特色的佛學研究。因此在現今時代的佛法研究中，乃相當值得重視而且具有競爭力的地方。

建構「印順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侯坤宏教授

坐在我右手邊的是藍吉富教授，他是台灣佛教史研究的前輩，所以我坐在這裡也感到很榮幸，也很高興。其實我覺得應該給藍老師多點時間來給我們指導，因為印順學就是他提出來的。然後坐在我左手邊的邱敏捷教授才依照這樣的一個理路，來進行印順學派的口述歷史訪談。就是說有印順學、有印順學派，然後在昭慧法師佛教弘誓學院、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的帶領之下，這樣二十一年來左右的時間，舉辦了十八屆的「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然後慢慢的把整個印順學建立起來。但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是，印順學要怎麼建立的問題？就是過去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建構起來，而能夠有一個系統。

我在留意西方哲學界思想大師的



▲ 引言人侯坤宏教授（109.11.15）

時候，就會特別留意他們思想的體系。比如說像康德，他們都有他們的體系，可是我們在看印順導師著作時，其實他也有他的體系，那我們針對研究印順導師著作所累積的成果，怎樣把這個體系建立起來？其實這裡面就有兩個體系的問題：一個是印順導師他本身學術的體系，我們怎樣去理解它？我們怎樣去檢視然後進一步弘揚它，建立起堅強體系的結構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再來就是，我們把印順學定為一個學門，那這個學門的體系也必須要建立，那我們怎樣才能夠建立？用哲學術語來講，就是

以知識學的理论怎樣去建構？如今天早上在談的那個台灣佛教史跟研究領域的問題一樣，同樣的問題是，怎樣把台灣佛教史的知識學或知識部分的領域建立起來？因為唯有這樣的建立才能夠把學術的領域建構得比較踏實，這個領域才能在學術上發揮它的影響力。

當然一個體系的建立，它本身必須要清晰有說服力，而且它的結構要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系統，讓更多的人能夠契入，能夠來學習。所以印順學的體系我們要怎樣來建構？有哪些可能的方式？因為每個人想的可能不一樣，在座就有好幾位對印順導師著作有理解的學者，在這裡提出每一個人的看法。順著這個理路來講，基本上我在看待任何問題的時候，都會考慮到在這領域有哪些學者已經對印順學提出一些看法。昭慧法師有一篇文章就是在探討這個問題，即〈印順學與人間佛教——由「無諍之辯」到「求同存異」〉一文，有提到印順學有內建的資料，還有外緣的資料。內建的資料就是印順法師他自己的著作，外緣資料就是研究印順思想的這些。在內建還有外緣資料上，我把它稍微做一個修正，也就是說，我要用印順學的內核跟外殼來做一個理解。

如果談到印順學的內核，就是我們要考虑有哪些可以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維護過去二十幾年來學界對於印順學思想的研究，印順導師思想的研究已經做到了哪些地步？因為你不能把前面的全部拋棄，你就在那邊自己創造，這樣是沒有辦法展開其學術的繼承性。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分作兩個不同的問題來探討：

第一，在印順法師的著作裡面能夠導出哪些可以研究的議題？比如大乘三系、判教等等，又如林建德教授所提出來的，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之間的學術論辯的問題。這裡面當然包括的問題非常的多，這些在學界以前就有一些人做，那我們怎麼樣再找出一些被忽略的議題，可以再進行一些疏理。再來就是當我們在研究印順學內核的時候，也要留意到印順法師所指的一個時代。他的著作是在一個怎樣的學術背景？或是國際學術背景下，或是日本學術背景底下，所提出來的這些研究著作的成果。唯有透過這樣的分析才能夠了解印順法師的哪一部著作？哪一篇文章？在當時提出來的一個時代意義是什麼。當然裡面也包括印順法師他自己的傳記資料的疏理問題。談到印順學的內核，我想到

我們把一個學術的演繹可以畫到哪一個地方，就是領域的問題。有時候領域也不能畫太寬，因為那沒有邊際不行，哪些領域才是屬於印順學外殼的領域？我基本上會認為，其實在講到印順學的外殼的時候，可以就他所指的時代那個時間脈絡來看，它所引申出來的是他所生長的時代、他所經歷的各個時間段所展開的學術研究，與當時佛教界的一些關係等等。你就可以發揮進一步的研究。

簡單的結語就是：由印順法師的著作可以導出的學術議題，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思考，建構印順學的必要性？因為有其必要性，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論壇，那可能性在哪裡？可以作為我們進一步考慮的方向。

「人間佛教思想」啟發的理論與實踐

黃運喜教授

我首先抱歉，我在這個論文集裡面只有三個綱目，因為實在沒有時間再寫下去了，悅萱老師一直在跟我說，你不交就沒辦法印了。所以我在最後時間把想要講的綱要列出來，真的沒有時間做更深入的思維把它寫下去。我今天就根



▲ 引言人黃運喜教授（109.11.15）

據這三個綱目來提：

第一，就是印順學研究在佛教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我是研究歷史的人，我們在研究學術發展史的人當然都有一個觀念，就是每一個大的世代大概都有一個思想的特質，我覺得在佛教思想的發展上也是如此，有人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開始的時候有「格義佛教」，格義佛教本身在學術裡面也算是一個特色。後來漸漸走向一個比較類似學派式的思想，比如說地論宗、攝論宗等等。再過來就是所謂的「宗派佛教」，我們現在所謂的不論是八宗、十宗或是更多的宗派也好，都是一種長期的發展。

印順導師在學術發展史上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並非一宗一派的徒裔，而是把中國式的佛教從中國式的佛教建

構中，開啟回歸純樸的特色。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不間斷的一直增加本土特色之後，最終就變成相當大的一個勢力。導師他可以避開這種中國式的佛教，而直接將佛法回歸到印度式的佛教，或者說是暢佛陀本懷的這一個部分，這個突破是相當重要的，不管是現代也好或是以後，如果有人寫佛教學術發展史的文章，這個部分是一定會被強調的。

第二，也就是在時代的意義上，我覺得印順學研究的時代意義，剛好跟我們會議的名稱「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相對應，因為二十世紀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佛學思想家，大概前期就是指太虛大師，後來就是印順導師。太虛大師我沒有進行研究，他的理論當然我們都知道，有大乘三系，但是在實踐上如何實踐太虛大師的大乘三系或是其他的思想？能不能夠我不曉得。但是在印順導師這方面，除了有相當多的一些學理研究跟理論的研究之外，在我們的會議裡面因為有理論與實踐，這幾年實踐面的文章好像也越來越多，那代表的就是很多都是來自人間佛教思想的啟發。

所以導師人間佛教思想慢慢地已經擴展到一般的學佛者，他們也知道在導

師的思想理論裡面萃取出一些成份將之發揚光大，就能符合人間佛教的本質。在這個實踐的過程當中，我們確實會遇到一些困難跟瓶頸，遇到瓶頸的時候，我個人的一個經驗就是，再回來看導師的著作，往往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突破。尤其是空性的思想，以前我認為空的這個部分大概都是隨意人家，不知道說在遇到事情的時候，當時的思維就會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等到你真地突破了以後，雖然有很多的毀譽，但是個人的得失之心大概都不會有，而且你會用一種滿心歡喜的方式去實踐。我想這是在印順學的研究上，在這個時代意義裡面最大的一個特色，也就是它可以透過實踐來強化理論的一個基礎。

第三，建立印順學的構想，這個構想是因為以前我在學校服務的時候，曾經拿到國科會玄奘學的資料庫建構計畫，這個計劃以前也做了蠻多的東西，但是後來因為伺服器不知道怎麼的，我那個資料庫就全部沒有了，但是內容、資料都還在我那裡，大概是在民國九十幾年的時候，在我做資料庫之前，單單在玄奘學方面的資料，幾千筆資料我這裡都還有，後來網路上已經沒有辦法再用，我覺得很可惜。用這個概念來看

印順學，我覺得事實上做這個是有必要的，有實際上的意義。

建構印順學我認為大概有三個部分可以談：第一個就是做基礎的工作，包括文本的建構，導師著作除了正聞出版社，也已經出版的差不多了。我本以為導師的著作已經全部都整理完畢，但是今年上半年，印順文教基金會出版了《法華經講記》四卷，這四大本當中它最原始的資料，就是導師在世時講經的錄音帶，再配合當時聽講者的筆記然後把它建構出來，不足之處再由印順佛教文教基金會完成。是不是還有類似這種資料還沒有整理出來？我不曉得，如果有的話，代表導師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可以源源不斷的一直被發表出來，將來我們不管在深度跟廣度方面還可以持續再做。

另一個方面就是，透過現在科技的發展，把文本資料作成電子檔事實上是很方便的。有了電子檔之後就可以做搜尋的工作，即便現在有印順導師的著作全集，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方便了。我想這第一個部分就是做一個基礎的工作，第二個部分事實上就是我當年做玄奘學研究的一個思路，我們想辦法把有關印順導師的研究，所有的不管專書

也好、論文也好，相關的資料盡可能的收集，最起碼有一個目錄，將來我們在做相關的研究就有一個依循的參考。第三個就是，因為有目錄能不能直接下載的問題，這裡面就牽涉到版權，如果版權沒有問題，那麼在資料庫裡面讀者可以直接下載相關的資料，不管是專書也好、論文也好。或者就是沒有版權，但是網路上面可以超連結，用超連結方便讀者直接點入使用這些資料。

這個部分可以慢慢的建構，只要有大概兩三年的時間，印順學的研究我們應該會取得相當大的一個成就。這個計劃可以向科技部申請，也可以由佛教團體支持我們來建構，我認為在印順學研究當中，這應該是緊迫而且重要的一件事情。

佛法「中國式思維」與批判性「印度式思維」的抉擇

藍吉富教授

我的發言，主題想放在「是哪些人在反對印順法師思想？」這一點。時間有限，因此，我只從歷史發展的線索去談，其他方面則無暇述及。

從歷史線索來觀察，近千年來的

漢傳佛教其實已經逐漸形塑成「中國式佛教」，而與印度本土佛教有明顯的差別。至於法師畢生所走的路線，是依歷史線索去釐清佛法的主軸與偏離，他所提倡的是「印度的純正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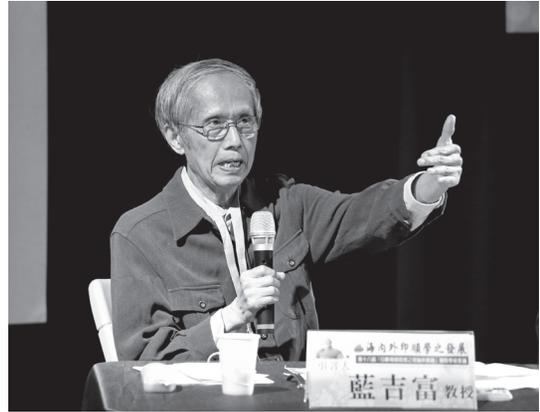
法師依其研究心得，抉擇出其印度式純正佛法的主軸信仰，並彈訶偏離主軸的某些佛法。在法師眼中，中印佛教的某些宗派與某些作法，是偏離主軸的，所以他也撰文多所匡正與釐清。

近千年來的漢傳佛教之所以漸與印度佛法有所分歧，我以為至少有下列幾個因素及發展現象：

(一) 改變理論依據：近千年來流傳在中國佛教界的經論，加入了不少印度所未見而在中國大流行的文獻，如：楞嚴、圓覺、梵網、起信、地藏本願等書，都成為漢傳佛教界的重要信仰依據。相對的是，這些文獻並未影響到印度佛法。

(二) 中國本土文化的滲入：如禪宗有老莊及玄學成分；李通玄以易經解華嚴；石頭希遷受道家啟發；曹洞宗依易經離卦組織教義；寶藏論受丹道思想影響等等……。

(三) 解經者常忽略梵語原義，而僅依漢譯中文辭意去引伸、詮釋。所得結論，乃逐漸形成獨特的中國佛法意趣，而與印度原義不盡相符（如「色即



▲ 引言人藍吉富教授（109.11.15）

是空」、「僧人」、「悉檀」）。

(四) 隋唐以來，所建構的漢傳佛教理論體系（如：天台、華嚴、禪）逐漸成為中國佛學的思想支柱。印度中觀、瑜伽二派理論在千餘年來的中國，逐漸乏人問津。中國獨特的修行開悟法門（話頭禪），其修持次第與印度大小乘（由四善根昇入見道位）亦大異。

(五) 近千年來，禪宗與彌陀淨土大盛，使漢傳佛教在傳承上，幾皆入禪宗（尤其是臨濟宗）系譜。而一般信徒之持「南無阿彌陀佛」號者，也遠多於唸「南無釋迦牟尼佛」者。可見彌陀淨土信仰流傳之廣泛。

(六) 流行迄今，一般佛教徒的日課是持咒諷經。此外，經懺法會、臨終助念、逢人即唸「阿彌陀佛」等現象，也成為漢傳佛教的標幟。

此上諸項，可以約略窺見近世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差異。畢生從事恢復純正佛法工作的印順法師，在他的講學弘法過程中，一向不提倡彌陀淨土、經懺、與助念；並認為禪宗屬真常唯心系；謂天台智者之「三智一心中得」是誤解《大智度論》文義；且指出密教內涵是「佛梵一如」……凡此種種主張，都大異於千年來流行迄今的中國佛教。

因此，信仰傳統中國佛教的佛教徒，對於法師上述革新式的言論與主張，自然不習慣，也不容易心服。對於法師思想自然也不會輕易信仰。

最後，我們不妨借用大陸學者常用的話來作結語。對於有人反對印順法師思想，這一現象凸顯的是「兩條路線的抗爭」。一條是「中國式思維」的佛法路線，另一條是「印度式思維」的佛法。

互動：

從問題意識開展出的「印順學」

昭慧法師回應：

回應一下侯教授講到的「內核」跟「外殼」，其實我蠻同意的，因為我們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雖然我們所用的詞彙不太一樣。那我更精準想要說的

是，導師的內核系統理論已經是很清晰了，他是上貫阿含，學尚中觀，但是他同情唯識，所以導師的脈絡就是緣起性空中道論。今天嚴教授也跟我問到：西方各種的倫理學理論，是不是可以把導師佛教的當成是綜合各種西方的理論？我說：不是！不是！應該是中道論。它是中道論裡面有些地方有點像效益主義，有些地方有點像義務論，有些地方又有點像關懷倫理，但它肯定都不是；有些地方又有點像德倫理學，但它就是中道論。

我之所以會這麼清晰立刻回答嚴教授，是因為我受惠於導師，那個軸心是很清晰的，所以我只是在倫理學上把中間的「性空」改為「護生」。並不是否認性空，而是因為我們講「世俗諦」就規規矩矩的講世俗諦，我今天還講，很怕人家講「勝義諦」，因為講到勝義諦就全部都糊掉了，菩薩被潑屎噴尿都不垢不淨，同志們到最後都無有男、女相，都不需要去管同志不同志了，它會整個的糊掉，沒有理論判斷上的意義。所以我認為導師在這個內建的核心系統上是非常清晰的。

「外緣」的部分，不但是像侯教授剛才所囊括的那些，就像我們在玄奘

學所囊括的，不能範疇太寬，但是也不能太窄。玄奘學所面對的是整個從隋唐下來對佛教的影響，包括法相宗後面的影響，這個都可以是在玄奘學的範圍。印順學的範圍，除了您剛剛講到的整個背景之外，我認為印順導師有一個很強烈的人格特質，他不是關在學術象牙塔頂端做學問的，他雖然生病了，在書房坐著，但是他真的關心天下事。所以他是充滿了問題意識來看藏經，也因為這樣，所以能出這麼多的著作。像我們很多人都看藏經，從頭看到尾，但是不見得會有這麼多著作，除了智慧不見得有他這麼高，問題意識沒有這麼強的時候，是看不出這麼多東西的。問題意識裡面其實包括了讀佛經者，剛才您講到歐陽竟無先生的悲憤，悲憤是他的動力跟能量，我就趕快上網查了一下資料，他向唐君毅先生講的一席話更悲憤，他說：「我七十年來在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拉幾個人路上同行。」結果唐君毅不被他拉，他的那個悲憤，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驚訝，法爾如是，這就是他的個性，他真的像是一位武俠中人，我非常非常的欣賞他。

印順導師他們在那個時代裡面真的是比較憂國憂民，所以對於從帝制到

民國他會關懷，抗戰乃至兩岸之爭他也會關懷，這是政治上的關懷。這就很寬廣。所以為什麼印順導師研討會辦到第十八屆，還可以繼續再辦下去，因為他觸及的問題太多，到今天都還在延伸，包括香港的「反送中」我們為什麼會關心，不也是延續這樣的一個精神嗎？不只是關在書房裡做學問。

還有儒佛之爭，儒佛之爭衍生到後來的新儒家跟佛教，也是一直都有一些對話。然後也包括了在教內跟傳統佛教界之間的對話，比如說新僧跟保守派之間的對立，從太虛大師延續下來，導師延續的也是跟保守派的抗爭。可是他跟太虛大師又不同調的原因是：太虛大師是重視融貫，導師重視精嚴，認為離精嚴無融貫。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學習到了他這樣的學風。這樣看下來，導師對教內當然會有評判，但是並不表示他只對漢傳佛教有批判，他對南傳跟藏傳的一些現象是更不以為然的，所以將導師擺進任何模式（model），你都不會覺得他是可以嵌得進去，成為他們其中的一份子。甚至於印度佛教，你們今天看到一些自稱「回歸原始佛教」的，往往面目全非，而且非常霸道，非常不講理，真是無以名之。

所以印順導師也說：他並不是認定愈古愈好或愈後愈好的。他還是認為：在因緣生法中，要契應佛陀的本懷。我覺得從這個軸心來看，他對大乘八宗（義學的四宗再加上行門的四宗），都會在義理方面或者修行方面提出一些見解。包括對藏傳的跟南傳的意見可多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印順學的發展為什麼可以一直延續討論下去？就是因為他所關懷的主題延續到今天其實還是一直都存在。所以印順學的發展，確實還有很大的延展性。這並不表示說他裡面沒有一些考證等各方面的小瑕疵，我覺得學問越做越精細，就會發現越來越多可以更細膩討論的內容，但是你可以看到導師開展出來的大方向，卻是非常的寬廣，這是我回應您講到有關那個「外殼」的部分。

提問：

今天能夠來參加這樣的演講受益良多，所以非常感謝老師們，我想問的問題是：剛剛林建德教授有講到印順導師的大乘思想是以緣起為本，大乘思想我們可以分為唯識思想跟中觀思想，釋尊的特見是緣起無我，並不是大乘思想是

以緣起為本，它們的意思不太一樣。想問印順導師對緣起的見解是什麼？唯識思想中的緣起跟中觀思想中的緣起它的定義是一樣的嗎？

印順導師多談「緣起」少講「性空」

昭慧法師回應：

我知道建德老師是中觀的研究者，印順導師思想是緣起性空中道論，他是中觀見者，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導師知道「性空」多談無益，我今天中午才講：我遇到許多學中觀的人品性不好，不證明他有性空見，品行就很好。這種人有時候很滑溜，常常在勝義諦上閃爍。印順導師多談「緣起」少講「性空」，講「性空」他也扎實從《阿含經》開始講起，《阿含經》的《小空經》、《大空經》，還有「勝義空」，慢慢爬疏上來，然後再銜接《般若》「性空」。

唯識學的「緣起」有兩種，就是「分別自性緣起」跟「分別愛非愛緣起」。「分別自性緣起」就是法爾道理，什麼法都有它的自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它們各自有它自己的

特性。但是在講自性的時候，特別要講阿賴耶是種子現行的那個自性，是自種子上生自現行的那個自性，這就叫著「分別自性緣起」。另外一種是「分別愛非愛緣起」，是從阿賴耶識的種子現行以後所產生的種種，包括善、不善與無記，它可以對應到可愛者跟不可愛者，那就是異熟果，這也是「緣起」。如果從原始佛教的名詞來對應，一個是由同類因生等流果，一個是從異熟因而生異熟果，這兩個都叫做「緣起」。

印順導師在《攝大乘論講記》針對這兩種緣起，作了很精闢的詮釋。我知道藏傳佛教對於「四部宗義」的研究非常強，但印順導師不設限於四部，部派佛教包括了很多除了有部與經部以外的其他部派。大乘方面，它特別強調，如天台的真空妙有，以及如來藏的真常唯心思想，它們也是大乘的一部份。

提問：

各位教授，我其實應該算是外殼，雖然我一直以來都有讀一些印順導師的著作，我的問題很簡單，我想要了解在座，比如說我們會不會有產生一種現象，就如剛剛藍教授有提到，如果把佛教看成兩條線，那麼這個印順學派是不是就已經成了一條線？有關印順法師本身的根

本思想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沒有挑釁的意味，我只是很想知道，在座是怎麼去理解印順導師本身的根本思想？當然我們不否認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刻，他的思想是做為我們對佛法的一種了解？還是他要我們用一種態度，一種可能如藍老師剛才有提到的方式，用另外一種新的態度去了解佛法？我是想了解這一方面，謝謝。

藍吉富教授回應：

我其實是從歷史研究者的觀點來看，我主要回答一個問題，外人再怎樣批評印順導師，這是信仰路線的認同差異。你把它看成兩條路線，這兩條路線都情有可原，再怎麼批評都沒有關係，因為他就是這樣信。我用歷史觀點來解釋，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印順導師的思想不同意，所以我把它分成兩條路線，事實上是不是只有兩條路線其實很難說，說不定可能有很多條。

鄧偉仁教授回應：

我不是直接回應這個問題，但是有一些關係，因為我研究窺基。為什麼研究窺基？其實也是在看這本導覽，在看這兩條路線，一條是回歸印度，一條是中國化的問題。當然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我覺得導師他可能也是一個很早就希望能夠把中

國佛教拉回到印度。但是可能不是思想本身，因為你看他的著述，他注釋《阿彌陀經》，也注釋《當來下生彌勒菩薩經》，他注了很多的經，所以看起來他拉回去印度的那個不只是思想內容本身，而是一種如同剛剛藍老師所說的，是態度。這個態度可能包含自覺的態度，就是方法上我們應該怎麼樣。就如同剛剛昭慧法師所說的，可能是那個精研的方法論的問題，或者是態度，或者是方法，不一定侷限在到底是唯識還是性空，還是對應如來藏等等。

林建德教授回應：

我想導師想要傳遞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為什麼佛教在印度會滅亡？佛教如何復興？佛教如何興盛？導師這一輩子著述這麼多，包括他的法義抉擇、判教等，都做了很多討論，但他其實最關心的就是剛剛講的：「復興佛教暢佛本懷」。他的這個心願很強烈，期盼讓佛教穩健的發展，追求能夠適應時代、契合眾生根機的佛法。所以印順佛學之開展，其整體動機跟意向就在此處，追求的就是「人間佛教」的佛法，回歸「少壯時代的人間佛教」，也就是契理、契機的佛法。

秉持「正直捨方便」的佛法判準

林朝成教授總結：

導師的關心還是佛法，世尊的特見和勝義。印度式的佛教尤其晚期的佛教，他還是有抉擇跟批判，印度化的佛教或是中國化的佛教，都應以佛法為中心，來做義理的抉擇和教法的詮釋。

就導師來，受到印度文化本身影響的佛教，可以說就是印度化的佛教。印度化的佛教跟中國化的佛教，或者跟西藏化的佛教，都要以佛法在世間流佈的角度加以條理、簡別和闡明其精意。因為這個抉擇、判斷是以佛法作為一個根本的判斷來弘揚的。

印度本土化的、中國本土化的或者西藏本土化的，這些在因緣條件下所發生的當然有它的原則、有它的方便、有它跟文化結合的時代需要，宗教跟文化結合的因素，需要同情的了解和智慧的判斷。就回歸純樸的佛教來說，就是所謂的「正直捨方便」的判準，這樣會比較了解導師的想法。而以佛法研究佛法的角度來看，他對整個佛教的學術研究仍有很大的開拓能量，對應當代的課題，仍有孕育發展的潛力和價值，有如今天在現場的辨析詮釋，如理作意，導師的觀念和方法仍有指引作用和實踐意向的關懷。◎

「與會來賓迴響」採訪報導

採訪小組 | 李朝倉、釋德軒、潘鳴珮、賴雪麗、白淑敏

朱建民教授（前華梵大學校長）

宗教一般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在呼籲和平，一般來講也都是譴責暴力的，所以「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這個議題本身就有一種張力，好像表面上兩個看起來不太搭的東西把它擺在一起，就是宗教與暴力的議題會讓人去想一些我們平常不會想到的事情，這是第一點。

因為平常宗教就是呼籲要和平非暴力，可是事實上在某些情境中，人是不是可以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不用講說暴力，就是用武力、非和平的方式，是否允許宗教信徒用這種方式來回應？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我覺得從這點來講，作為一個圓桌論壇的議題，它是有

內在的意義。

第二點，就是這個題目本身它能夠符應現實。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對立跟衝突，宗教也不能避而不談，或者採取一味地迴避或忍讓的方式，當然也可以這樣子；也有宗教家認為這是應該用愛跟容忍去對待，對修為很高的宗教徒來講也許可以做得到，就是面對非常極端的壓迫或是侵略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用最高標準的愛與包容去回應，這也是可能的。

對大多數宗教修為還沒有到那麼高的人來講，這很難成為他安身立命的依據。體諒大部分人還沒有達到一種最高的宗教情懷，所以你必須給他一個回應之道，但也不能像一般說，以暴止暴或是用本能、仇恨去回應。所以我們怎樣給一個中道、



◀ 第一天第一場論文發表會（慈雲廳），由左至右：發表人性廣法師、昭慧法師；主持人根瑟·馬庫斯教授；發表人長觀法師、溫宗堃教授。（109.11.14）

中庸之道，讓處於這種悲劇情境中的人們有一個比較恰當的回應，宗教在這邊也可以給他們一些提醒。

尤其宗教本身看到這種悲劇的情境，宗教會有悲憫之情，這種悲憫之情必需透過有智慧的方式來回應。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們體驗到情境本身的悲劇性，跟人類在很多時候會有這種非理性，或是不合理的東西會讓你陷於一個悲劇的情境中，每一個時代可能都會有。也許我們自己或是其他國家的他們處在這樣情境的時候，我們第一個要起的不是恐懼或是憤怒、仇恨，而是感覺到這是人心中美好的一面，沒有發揮所造成的悲劇情境，這沒有一個人願意。所以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別人處在這樣的情境中，第一我們應該先起悲憫

心，除了悲憫心之外，再從手段上面，我們怎樣能夠讓這種悲劇的情境不要一直拖下去，或是更加激烈、惡化，這個我們就需要運用智慧做一個回應。

慈悲與智慧面對這個事情很重要，這樣可以取代一味地反擊、仇恨這樣的一種惡性循環，也可以避免只是一味地忍讓。佛教的智慧在這個時候可以提供這個世界一些想法，那天大家也都有提出怎樣讓它走向一個更好的方向，我們的基本態度大概就如我講的慈悲和智慧，大方向大家都同意。如何在現實情境中（因為現實情境狀態不完全是一樣的），有智慧、正向的引導方向的策略、方法或是指引，這種可能就是需要對具體情境更加了解的人比較能夠提供一些回應，這大概是我的看法。



◀ 第一天第二場論文發表會——印順學（一）（慈雲廳），由左至右：發表人禪林法師、主持人李瑞全教授、發表人如碩法師。（109.11.14）

李瑞全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我應邀到花蓮演講時，曾跟印順法師在花蓮慈濟醫院有一面之緣，對印順法師在佛學與學術上的貢獻非常推崇。跟昭慧法師的因緣，是因為佛教弘誓學院是全台第二所設有應用倫理研究的學院，性廣法師讀博士班時，讓我對佛學有了更加的了解。

我的專長是儒學跟哲學，印順法師致力於理論與實踐的人間佛教，這是和儒學相同的。不同之處，儒家講「內聖外王」，「內聖」講自修，「外王」用現代話來說是應用倫理。應用倫理學包括：生命倫理學、環境倫理學、企業倫

理、商業倫理學、醫藥倫理等等，這些都是把學理用在環境及商業、醫療生命的倫理問題上，我花了二十幾年時間在這上面。印順法師不只是學術理論，學術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推廣人間佛教非常了不起，在台灣是非常成功的，這個和儒家是重疊的，因為同為東方倫理。廣大的佛學如大海，如何將它推向更廣更高的高峰，那就是讓佛學貼近生活。

葉海煙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

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已經舉辦十八屆了，我應該是參加超過一半以上的常客了。一個研討會可以持續到十八屆是

很少見，而且是在「印順學」這樣的一個主題下，把學問當成是一種修行，發表專論、專書，這樣一種對學術的堅持也是對佛法的一種修行。就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實踐層面，所有發表人都在體現這種精神，大家從不同角度，用我們現代的眼光，歷屆有很多關懷社會的主題。例如：護生、倫理、同性，還有今年對暴力的反思等議題；「印順學」用非常豐富寬廣的眼光，把導師的思想運用在當代社會中，是人間佛教的精神，也是佛法最真實的意義。

佛教弘誓學院和玄奘大學一起合作的研討會，一定會成為佛學的重要支柱，將來台灣在研究佛學上如果有新的面貌，我們研討會的成果一定會成為佛學界的討論，這個是可以期待的。對未來的期許我有兩點要提出：一點是對青年學者的培養。當然佛教大學、學院已經有在做傳承，而我希望更積極來做，所以我們資深學者不懈地在前面當典範。另一點是，我們希望佛教界能有更多面向的合作，各個大學一起合作，會比獨立舉辦來得成效彰顯。比如玄奘大學可以跟華梵、法鼓、佛光等大學，當然這連接已經有了，期待的是大家共同選定主題及議題一起來討論。

劉宇光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副教授、復旦佛教研究團隊（FDTBS）主任）

「印順學」十八年來特點，很明顯的不只談印順法師的議題，實際上一半內容是各種不同的佛教議題。別的佛教或大學系統也都會談印順導師，反而是我們會議上的其他議題，在其他團體談得不多，就算在大學裡面談也會有角度上的差異，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必須要繼續下去，而且要進一步開拓不同議題。

就狹義的「印順學」角度，我認為目前更多是「照著講」，意思是說，印順法師他的學問他的觀點怎樣，我們談他的觀點。另一種渠道，是我們按著印順法師開出來的方向「接著講」。接著講就會有更多新的議題、觀點帶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接著講」的重要性是不低於「照著講」。例如：悟殷法師就是按著印順法師部派佛教研究提供的方向而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所以不是單純就「印順學」這個角度來講，這樣不只是在普及化印順法師整套學問，而更加重要的是在推進。

目前台灣佛教整體上在社會層面都做了許多，可是有一塊比較需要加強的



◀ 第一天第二場論文發表會——人間佛教（慧日軒），由左至右：發表人陳悅萱講師、鄭靜明教授；主持人林至善教授。（109.11.14）

是——「當代的佛學」；意思是說，能否可以用當代人的觀點、問題意識，把傳統佛教教育重新很有系統地講一遍，不是弘法的那種，弘法更多是佛法的普及化，我想說的是一些新的佛學體系，或是佛學的解釋、理解。

我們看基督宗教在當代，同樣是基督教與新教的傘體下有不同的神學系統，這些不同的神學系統吸取了現代社會不同的學問還有議題，來重新談基督宗教的各種東西。這個部分我覺得漢傳佛教在民國時代最明顯的例子是：印順法師學問上的專門研究，他打開很多學問研究的領域。太虛大師在社會面向會多一些宏觀的視野，問題是太虛大師和我們距離八十年了。我們在台灣也沒有

看到成體系的論述出來，這是台灣有需要也應該要發展的。

人間佛教更多的是實踐上的向度，如社會實踐等等，對佛教界教育的重新討論、解讀這個部分，台灣不能說完全沒有，只是以台灣的背景有條件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如學者發現這個問題，透過知識的耕耘，帶著現代問題來重新討論，這樣的方向，台灣可以做更多一些。

林朝成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印順導師從佛法研究佛法的角度，對整個佛教歷史的發展跟歷史核心的問題有非常透徹的理解，所以現代有很多佛教學者提出的問題，例如：僧團本身



◀ 第二天第三場論文發表會——印順學（二）（慈雲廳），由左至右：發表人黃運喜教授、黃文樹教授、主持人蔡伯郎教授、發表人邱敏捷教授。（109.11.15）

的問題，或世界現在情境的問題，不管是在中國、日本或西洋，印老都可以在佛教思想及整個佛教作為宗教本身的特色，跟他身處的二十世紀來對話，他都可以提出很好的意見。如何把印老的思想跟現代對話？例如：怎麼來面對苦難？這個問題在各宗教有不同的理解，佛教的苦跟基督教的苦是不同的，以這樣為主題不只可以有很好的對話，而且也可以凸顯出佛教本身的特色。

第一場圓桌論壇是「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如果當作一個主題就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不只是對香港的觀察。佛教面對民族主義要採取怎樣的立場？印老講得很清楚，他是以佛教為本。這種問題，就像非武力抗爭，都會

牽涉到民族主義的問題，牽涉到國家暴力的問題，牽涉到我們怎樣面對苦難，跟一個人他對整個社會責任的問題，像這樣的問題可以做更好的發展。至今十八屆已經發展出很多主題，可以說印老的思想是被擴充出去的，另外它的深度跟當代的學界也有很多可以對話的，不管是經典的詮釋，還是對於經典核心議題的方法跟判教方面，種種議題是可做的。

如何年輕化？第一個是年輕人關心的問題，我們是否察覺到？另外一個是時代的議題。時代的議題會引導我們去關注，印老已經有說過的潛在問題，再進一步發展。簡單舉例來說，「非武力抗爭」這也不是印老的議題，但這個議

題就我們現在的處境，再回去看印老的東西，看他在佛法上有怎樣的說法，甚至包括緬甸、斯里蘭卡或者是中國，他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問題。無論是面對世間還是出世間的成佛之道，年輕人注意到的問題我們隨順因緣來做發展。簡單來說，找一個年輕人感興趣的當代議題，我們從佛法裡找出資源來做對話，事實上印順學也是與時俱進的。

蔡伯郎教授（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

今天有幾個年輕學生提問很好，顯然對三個發表的議題是有備而來的，特別是有關於地藏王還有「大乘非佛說」的部份，他們很顯然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讓我印象深刻。每年持續籌辦印順導師的思想研討會，十幾屆下來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這對於學術活動或是印順法師思想的研究，都是一個延續性的發展，其內涵可以拓展很寬。

今年因為疫情影響，國外參與的人似乎較少，如果有國外的學者或其他相關的學者加進來，應該會更豐富一些，樣式更多一點。鎖定一個議題舉辦活動可能比較困難，因為學者寫稿通常都是開放性方向去投稿，這樣已經不容易。

以組的形式比較有實行的可能，一個小組的會議就是三個老師或是幾個老師組一個組，這也許會更聚焦一點，又不會大家都被鎖在一個題目。經常討論的幾個主題都可以設立，例如：大乘起源問題、「如來藏」跟「唯識」心所討論的問題，可以以印順法師著作為出發點。通常都是學者們自己去組合，老師們會自己找題目，只需要找到一個適當的主持者去組織，這些都是有彈性的。

鄧偉仁（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系主任）

其實每次研討會都有不一樣的主題，可能沒有參加過很多次，不太能夠比較，但感覺這次實踐的部分是有被突顯的，不只是講印老的思想。當然實踐可以看得到，我們大概可以這樣連結，印老重視人間佛教和菩薩道，這樣一個實踐的面向就是這次研討會的幾個發表，包括佛教的社會企業，有這個實踐面向，我想這是其中一個特色。另外一個，感覺上也許跟印順法師沒有那麼直接的連結，但是我覺得是這次研討會非常重要的探討部分，就是佛教怎麼回應現代的一些問題。

這次提出這樣的課題，讓我們去重視



◀ 第二天第三場論文發表會——人間佛教社會關懷之實踐（慧日軒），由左至右：發表人簡意濤博士、主持人林建德教授、發表人梁崇明社長。（109.11.15）

人間佛教要如何回應這些問題，從經典、從思想、從教法上，或是從佛教的各種理路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適合的啟發。昭慧法師講到一點很重要，就是佛法有很多面向，要契理、契機，它的目的也有很多，我們解決問題要找對方法。像昭慧法師所說：如果你要解決的是現代人權的問題、社會的問題，或者是性別平等的問題，你找到的方法卻是解決解脫輪迴，那可能就是找錯了方法，因為解脫輪迴根本不存在這個社會。所以她說：如果我們用佛教勝義諦的思想，類似「緣起性空」或者般若講的假名，這樣一個思想來回應這些社會問題，往往會變成無法回應或者是不回應、無需回應，或者是回應也沒有用的結論。這個當然達不到我們要達到的目

標，我想這次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啟發。

在議題的建議上有幾個面向：一個是比較，比較印老跟其他的法師，可以是同時的。例如：印順法師在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啟發。也可以比較其他的傳統，例如：南傳佛教類似的人物，他們在做法上或是所給予的影響力是不是有哪些不一樣。另外一個也跟比較有點關係，通常我們談印老的思想都是從義理比較多，我們可不可能像上一場，用西方的哲學、倫理學或者是社會學的分析，就是不同的討論框架來看印老，因為當有不同的框架進去後，你會看到他的思想不同層面的意義，也許是以後可以討論的，如印順心理學、印順社會學之類的。

長叡法師（華雨精舍住持）

感謝昭慧法師給予機會，讓末學在開幕式致詞，與大眾結緣。這個任務也讓我感受到一些壓力。十四日當天兩位法師新書發表後，也贈送末學，這種法的贈禮很棒，這是非常實用的參考書。當天下午因另有他事須先離開，無法在研討會上多觀察學習深感遺憾。所幸中午用餐時得與幾位學者輕鬆愉快談話，尤其是有機會向侯坤宏教授請教「口述歷史」，是難得的因緣。論文發表有一聽眾對拙作表達意見，提問者對中國佛教（禪宗）很有研究，也讓末學補充了發表時沒談到的重點。

梁崇明教授（大千出版社社長、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公司總經理）

因為黃運喜教授盛情邀約，我和黃教授、簡意濤博士共同成立「大千佛教文化企業有限公司」，以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與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為目標與宗旨，也就是落實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目前護持三個地方：第一，是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安倍卡博士；第二，是玄大的外籍生服務中心，約有三百位，贊助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用品及文具用品，鼓勵外籍生。

我曾經參加過研討會，人間佛教是比較接地氣的，可以與人間接軌。現在面臨少子化無人接續且無力生存，需要自力營生這樣正向的立意，對佛教推動也有實質效益。

本次發表的論文在此略作補充，智能（AI）在台灣方面——智能城市，智能2.0，借助機器人應用在長照上，目前上海已經開始在實施，用在老人們的實質服務上。例如：引導訪客入會議室，打開會議室的燈及電腦，還有對老人外訪做遠距離的監控。

簡意濤博士（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公司董事長）

之前都是以聽眾身分參加，今年第一次在會議發表論文，主要內容是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的實踐，剛好我們本身也針對寺廟經營及管理有許多案例來做分享。這樣的一個主題可以讓法師或者是社會大眾了解，能為社會關懷做些什麼？「慈悲喜捨」這樣的觀念如何在人間落實與實踐，而不會讓人家對佛教感到深不可測、高不可攀。佛法在人間，佛陀也在人間成佛，如何貼近生活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 第二天第四場論文發表會——宗教發展與內涵（慈雲廳），由左至右：發表人妙玄法師、悟殷法師；主持人劉宇光教授；發表人丹增南卓格西。（109.11.15）

研討會能讓人在最短時間內更直接的吸收，容易充滿法喜，也更進一步能讓人心裡更充實、更圓滿，這是研討會最大的幫助。讓更多人知道好的法，順勢時代的潮流與改變，總不能只靠托鉢或捐助募資，必須寺廟有良性的經營，慢慢沒落式微是我們不忍與不捨見的，我們的經營要在正命與法的基礎上來做，這不算是營利行為。

林建德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每年導師的研討會我幾乎都會來參加，只要人在台灣，時間行程排得進去，我都會來，而且儘量能全程參與，這除了是對於導師思想的認同，也是我

自己信仰的定位。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我學佛及從事佛學研究來講，有重要的指標性、標竿性的引導作用，所以我會重視這樣的會議。

十八屆一路過來，大概每年的風格不太一樣，雖然會議名稱為導師思想會議，但是不少單元未必都和導師有關，有人曾向我反應此一疑慮。我想其中有利有弊，如果做廣義的解釋，任何跟社會的關懷，包括時代脈動、民主追求、環境保護、苦難救助等，皆是「人間佛教」所著重的。像第一天論壇，討論香港情勢所面對到的不公不義，廣義來講就是菩薩道的力行。導師思想中，入世關懷和利他實踐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應該就廣義而言，接受這樣的多元性。不過，雖不是



◀ 第二天第四場論文發表會——法義辨析（慧日軒），主持人黃運喜教授（左一）、發表人陳省身博士。（109.11.15）

全以導師思想為主，但我們仍要鼓勵以導師思想為研究的方向，試著從中去取得平衡，這是我們可以注意的。

另外一點我想要提的是，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參與來世代交替。過往我算是新生代，現在已算是中生代，導師圓寂後，「後印順」時代來臨，他的佛學思想與佛法理念要薪火相傳。例如：這次研討會，雖然不認識幾位年輕同學，但從他們的發問可以知道讀了不少導師的書，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所以我覺得可以設計類似「青年論壇」的空間，專門開放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鼓勵他們來參與發表，加入導師思想的研究行列。每年辦、也試著求新求變，一棒

接一棒，這是我對於未來的期許。

很感恩昭慧法師帶領這麼多志工共同參與，這麼多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的投入，活動參加完後我內心都非常的感恩與歡喜，覺得志工們都很認真、很用心為大眾付出；未來或許可以多聯合不同單位一同來共襄盛舉。像我自己是在慈濟大學教書，我也希望慈濟能夠參與導師思想的合辦，因為導師是慈濟人的師公、上人的師父，所以我認為慈濟應有一些參與，對導師思想的一種承擔。也很高興這次會議慈濟大學有十位左右的師生來參加。雖然慈濟有慈濟的理念，不是以理論研究、佛學研究為主，但我想「解行並重」，依著導師和

上人的深厚法緣，一起來推動導師思想的研究、探討和實踐。

德涵法師（嘉義印順導師紀念館館長）

第一天我沒參加，但透過網路直播有參與到圓桌論壇，圓桌議題不只讓我們更了解時事與宗教議題，更發現有值得我們去接軌的地方。印象深刻的如黃運喜教授那個場次，玄奘大學透過「三德六味坊暨學生關懷據點」，行菩薩道照顧這麼多的學生，尤其黃教授提到去印度招生時，有位學生花五天時間搭火車去聽課，求學的心令人感動。在宗教所這樣學術性質的地方能做到這樣利他，讓我很感動。感謝昭慧法師的邀請，讓我參與這場論文研討會，受益良多。

另外，針對黃文樹教授地藏法門的研究，有同學提出一個問題：印順導師的地藏法門內容如何做區分？我覺得可以補充的部分是，導師為什麼提倡《地藏十輪經》？主要原因是導師認為玄奘法師的《地藏十輪經》譯本有提到，從世間十善法轉為出世間的十善法，《地藏十輪經》就是轉動十善法為依止，這樣的精神更能代表地藏菩薩的精神。

嚴瑋泓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每一次「印順導師研討會」都收到大會的邀請函，對平日有修佛的我來說，印順導師的著作令我受惠很多，所以這次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歷年的研討會我都會關注，覺得議題或論述都很棒，這次圓桌論壇「非武力抗爭與暴力有理論」，關懷宗教暴力和非暴力間的辯證，今年的公平正義議題和去年的兩性平權，我深刻感受到每年主題都有接軌及延續性。現代社會到底如何去改變，佛法的平等觀讓我們進步與反思。

溫宗堃教授（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次參加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覺得很有舉辦的必要，華人佛教學者要找出大家的話，印老肯定是第一人，所以持續探索導師的著作、思想。還有導師思想跟現代，不管是佛學議題還是社會議題，持續的對話，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所以這個研討會是非常有價值的。

〈印順法師怎麼說「正念」〉這篇文章，一部分是為了去探索印老他怎麼講正念，另外一部分，就是從印老的思



◀ 第二天第五場論文發表會——印順學（三）（慈雲廳），由左至右：發表人嚴瑋泓教授、侯坤宏教授；主持人鄧偉仁教授；發表人林建德教授。（109.11.15）

想去釐清佛學的正念是什麼。再去看當代的正念，我們可以發現，從印老所理解的正念來看當代正念，很多是跟當代正念相合的。有些學者對當代正念的批判只用了一家之言，可是印老對正念的論述是比較廣的，你可以看到佛教裡面有很多種正念的論述。建議大會可以用youtube或facebook做網路直播，讓國外的人也有機會參與，否則受眾還是太少了。

鄭靜明教授（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問：有些佛教徒批評慈濟志工，從事慈善的救濟事業是在修人天善法的福報。您如何看慈善事業具有大乘不共法

之處？還有參與此次發表論文的感想？

答：今天研討會第一場論文發表，長叡法師正好引用龍樹菩薩《中論》卷四：「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可知沒有世俗諦，就不會有勝義諦。昭慧法師也說：數數修習，當「數」足夠了就能夠從「量」做「質」的轉變，所謂「法法相依、法法相潤」，關鍵就在這裡。所謂「大乘不共」，就是不共於人天、聲聞與緣覺，是菩薩道。其實作為一個菩薩是非常不容易的，需具備相當的智慧與勇



◀ 第二天第五場論文發表會——大乘法義（慧日軒），由左至右：發表人德涵法師、主持人林金木教授；發表人陳泰璿先生、曾國豐先生。
（109.11.15）

氣。面對於別人的批評，我們「有則改之，無則勉之」，可以把它作為一個自己反思的機會，審查自己是不是哪裡沒有做好？哪裡還可以更進步一些？於是我們就可以讓批評轉化為自己前進的力量，逆增上而於法上再往前邁進。

我覺得慈濟志工能夠一直這樣默默做事，後面一定有「法」的支持，雖然是人天善法，但在世俗諦做到某種程度，因為量夠了，就可以產生質變，所謂的質變就是達到某個成就，成為未來轉入勝義諦的基礎。志工們的初發心就是為了幫助眾生，做的過程是如法的最後就能得到善果，所謂「初善、中善、後亦善」，這就是菩薩道。而且除了自

己做，還帶著大家一起做，所以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的發表，尤其因為不是佛學背景出身，雖然任教於生命科學系，其實生物系教的是自然科學。佛法的學習都是來自聽聞諸法師所開設的課程，才有一點點的概念。這次參與導師思想研討會發表論文的感觉，就是好緊張，但如果能夠讓大家對慈濟國際賑災有正面的了解與評價，身為慈大教師也與有榮焉。◎

莊嚴「戒體」的定、慧之學

——《比丘尼戒經》講記（四）

主講 | 昭慧法師 筆錄 | 釋印隆 修潤 | 釋耀行

一、端正品格有助於正確掌握佛法

戒、定、慧三學之間有什麼作用？戒學對慧學的作用，特別提到了端正品格有助於正確掌握佛法觀念，邪曲的品格可能把佛經中很美好的道理都解釋得非常邪惡。為什麼會如此呢？除了理解錯誤以外，也跟他個人的戒學不端有關。一個沒有培養出良好道德慣性的人即使有心親近佛法，在聽經聞教的過程中學到一些名相也容易錯用，而且容易因錯用這些觀念而傷己傷人。

前次跟大家舉「不執著」、「非善非惡」的例子，原來就慧學而言，「非善非惡」或者「煩惱即菩提」這類名相，其背後有深刻的系統理論意義。也就是說，在整個系統理論中得到這樣

一個小結論。什麼是「非善非惡」？並不是沒有善沒有惡，而是如同「不垢不淨」一般，那是更超越的一種境界，有一種透澈觀照世間現象深層背後的原則。現象是因緣生法，它的原則是緣起性空，從緣起性空的層次來看待世間人所抓住的觀念，然後提醒他，一切都是因緣生滅、變遷的過程，所以沒有所謂真實的垢法，沒有所謂真實的淨法。如果有真實的垢法或者惡法，既然是真實的，它就是永遠不可能改變的，那豈不是眾生會有恆久之惡而無法斷除。所以「惡」既然是因緣生法，是無自性空的，那「善法」也一樣是因緣所生，透過我們的努力精進修道而成。因緣生當然就無有自性，故名為空。無有什麼自性？無有恆常性，它是受因緣生法的法



◀ 92年11月10日起至11月16日，昭慧法師應了中長老之邀，於善導寺三壇大戒戒場，為新受戒比丘尼講《比丘尼戒經》講《比丘尼戒經》，新受戒比丘尼近四百人，聚精會神聽講。（92.11.15檔案照片）

則所支配而在變化之中；無有獨存性，它一定是各種因緣條件促成的，因此它沒有真實性，故名為空。所以所謂的「不淨」或者說「非善」，不是說世間沒有相對而言的清淨法和良善之法，而是透視它的因緣生本質空這樣的法則。因此一個人如果戒學不端，看到了「不垢不淨、非善非惡」的字眼，豈不正中下懷嗎？於是他可能就跟人家巧辯：「那你看吧，沒什麼不對啊，哪有什麼絕對善惡呢？哪有什麼清淨要達成呢？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中坐。」他把修道的善法、惡法、淨法、垢法之間的界限

模糊掉了，這種品格不端不能擇善固執所導致的禍害其實是很大的，會因為沒有戒學的修學而慢慢走偏。

有一些人更是把聽聞而來的佛法觀念，拿來當做一把尺，專門衡量別人，而不是當做一面鏡子照一照自己。所以佛法知識對這種人，往往只是助長他的驕傲，認為我的佛學知識比你還行，巧言善辯。可是在實質上落實於生活的層面，變成力道不足，甚至於在這個情況下，由於驕慢他人，反而讓他人產生對佛法的質疑跟反感，認為這個人滿腦子都是佛學，做出來的也不過如此而

已，那他這個佛學應該是要打折扣的。如前所說，依於邪見，依於驕慢，這都不行。另外有一種人，由於平時沒有戒學的穩定基礎，所以實行善法的力道出不來，明明透過多聞學習體會到佛法，也沒有邪見，也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是對，可是那個習性頑強，又沒有心想要精進做戒學實踐，所以經常眼睛雖然看得到，卻是沒有辦法做到。對他而言慧學不是親切可體證的修行實踐，只是拿來研究學問的工具。所以戒學對慧學的基礎當然重要。

至於慧學對戒學，因為之前從正見開始談起，應該很清楚了。必須正見有善有惡，乃至於正見有業有報，正見有前生有後世，正見有凡夫有聖人，用這樣寬廣的格局來看待戒學，那麼世間正見對戒學來講當然重要。而出世正見——觀無常、觀無我，這才能夠拉拔戒學應用在解脫道上。如果只具足世間正見，那麼一個人奉持戒律當然可以生在人間、生在天上，但是不易解脫。所以必須再加上慧學的力道，那麼透過出世正見的指引，戒學也變成是一種增上學，增上而能達到解脫。這部分內容在正見的論述中已經非常多，就不在這裡多所著墨了。

二、沒有持戒的基礎，定力有時反而助長罪惡

最後要談戒學與定學的關係，戒學對定學是非常重要的，記得講八正道的時候也告訴了大家，定學不是佛教的專利品，許多宗教也有修學定法。但是就佛教而言，定法只是一種工具，開啟智慧才是目的，達到解脫才是目的。一個人如果純粹只是學定學的技巧，讓自己的心專注而有力，可是欠缺戒學的基本功夫，那麼我們要清楚，這個專注而有力的心如果做惡起來，是更加可怕的。這種心所發射出來的力道如果不是導向正途，那麼很有可能在非法非律的事情上產生強大的努力，專注的起煩惱、努力而專注的營求五欲之樂，權利、名望、財富等等。這個時候，由於沒有持戒的基礎，定學往往反而助長了此人的罪惡。

例如，許多人透過定學的修學開發了或淺或深的神通之力，能夠知道對方想什麼，能夠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神通本身是非善非惡的，它就是一種能力，就像你很會彈鋼琴，它就是一種能力。你是一個木工，你拿著電鋸能夠切割出很漂亮的傢俱，這就是一種能力。它是非善非惡的無記之法，神通被歸納

為無覆無記之類。為什麼說無覆？不會遮蓋，不會遮蓋人求其解脫。什麼叫做無記呢？所謂無記，不會記別善惡這種行為，生命的痕跡之中並沒有記別下他的善惡，所以是屬於中性的，神通是中性的。可是，如果一個心術不正的人，透過專注於定學而培養出了這種神通能力，那你想看可不可怕。

提婆達多就是個例子，他就是要努力學神通，相信他有點能耐，所以阿闍世王非常信賴他。但是這麼有神通力、這麼有定力的人腦袋想的都是什麼？他想到的是佛陀趕快退位，可以把位置讓給我，當個神氣的宗教領袖。你看他的權力欲有多強，名利心有多強。佛陀沒有答應他，佛陀認為僧團中即便神通第一、智慧第一的目犍連、舍利弗這樣的人，他都沒有說他是接班人，你怎麼可以想說你要當接班人呢？眾僧應該培養出自主獨立判斷的能力，大家和合共住共學，應該要以法為師，而不是找一個接班人來崇拜他，所以佛陀拒絕了他。但是他竟然對著他自己的恩師、對著一位圓滿的覺者都生起惡念，想要害佛，提早結束佛陀的生命，好讓他取而代之。害佛不成，甚至還破僧，乾脆唆使其中的部分比丘跟著他另外成立教團。

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警惕，神通不等於善良，在一個心術不正的人手裡，神通是是為惡的。舉世滔滔經常被神通力所迷惑，只要知道某某人有點神力，大家立刻趨之若鶩，總是覺得這個人竟然擁有我所沒有的能力，這個人一定是很了不起的，甚至於心理上就先繳械投降，相信這個人是偉大的，這個人就是主，可以帶我到達彼岸。宗教界那麼複雜，常常有人前赴後繼，在宗教中摔得很慘。為什麼？這是迷信神通，所以神通特別能夠招來人心，偏偏招來人心以後有可能為禍甚慘。

自古以宗教聚眾而起義者，如果他假宗教之名，大都有那麼一點小小的異能，現在我們把它叫做特異功能，可是經常追隨他的人很慘，追隨他拿起武器來殺人，無辜的人民也很慘。所以宗教有時候會被政治當作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就是因為看到宗教潛在的危險性。顯異惑眾不是什麼好事，因此戒學非常重要，讓自己養成端正的品格，不要因為這樣的能力而越軌做出非法非律之事。基本上有了戒學莊嚴其身，自己就知道行為有某一種尺度，因此這種能力即使具足，他也要在這個尺度、這個範圍之內行事，不能逾越。甚至於要

有慈悲心，後面還會分析戒學背後的根源，其實是一種護念生命的慈悲心，他有這種慈悲心，不輕易的顯異惑眾，把神通能耐透露出來，省得招來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在佛教的戒律裡面，等到我們讀《比丘尼戒》的時候會知道，根本不准說「過人法」。即使你真的有神通，這就是「過人法」，超越一般人的常識經驗，但是「不得對白衣說過人法」。對於一般的居士、社會大眾，什麼時候露個兩手，這是做什麼用的？捫心自問，沒有炫耀的心情嗎？沒有虛榮的成份嗎？沒有想要貪得一些他人的掌聲、名聞利養、權利等等嗎？所以這種事情不要玩。很多人不信邪，特別現在有一些所謂的靈修，他們常常譏笑戒律，認為用這些教條把人綁起來，沒有辦法讓人的心獲得開解，只有增加一層又一層的束縛。於是他們帶領這些學眾們，讓這些學眾獲得一點點小小修持的喜樂，卻在大家因為獲得了那麼一點喜樂，而對於老師產生信心的時候，教導他們解放，這種解放的尺度甚至超越一般世間道德輿論所能容許的。喝酒、吃肉、施展情欲，這個本來是一般世間道德尺度所沒有太反對的事，但是施展情欲之

餘，甚至有些人還濫交，充份的讓自己的性解放，這樣的禪修團體由於沒有規範的約束，到後來經常分崩離析。

每個人在定學的修學中有點小小的能力，可是沒有學會用戒學來節制自己，於是那個能力如果拿來膨脹自己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就是在這個團體內部怎麼可能不發生衝突。所以到後來很多特異功能人士所領導的團體，都是他們自己內部窩裡反，發生了醜聞，這些醜聞不是跟錢有關，就是跟性有關。所以自認為不需戒學，只需定學，到後來第一個先傷害到的就是自己。有定學小小的神通，所招感來的一大堆人跟一大堆錢，就夠那些心術不正的人產生煩惱，然後在內部巧取豪奪，讓自己本身先受到嚴重的傷害。於是我們就知道，戒學對於定學而言是多麼重要。它讓心的專注力導向正途，用行為的慣性培養出良好的道德基礎，讓定產生的一些經驗不要錯用到不該用的地方，這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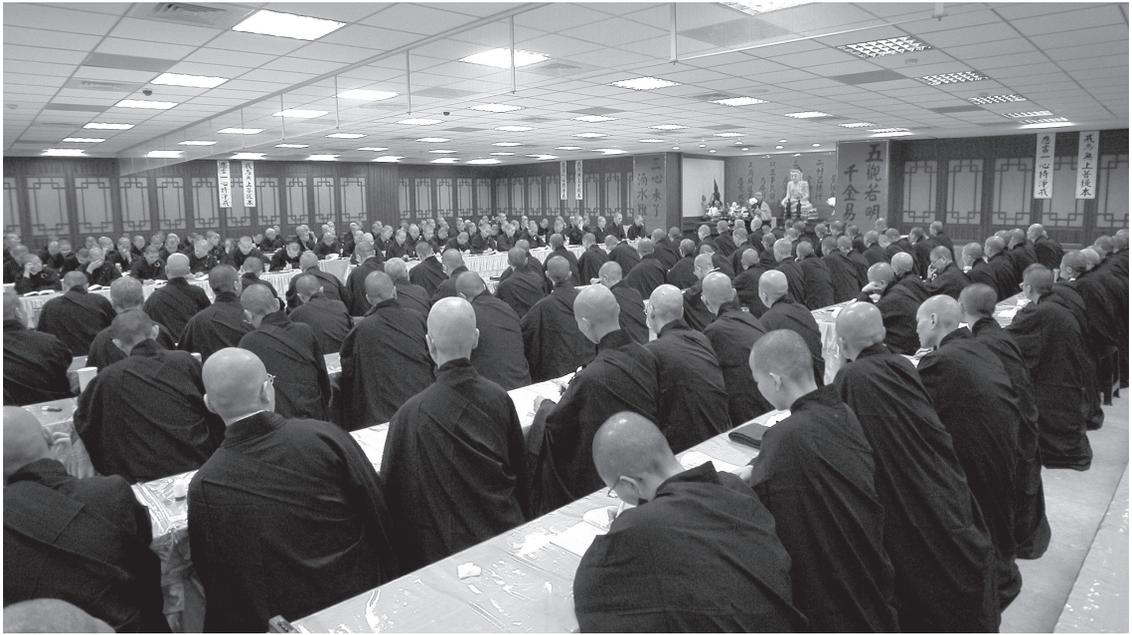
我也曾經遇到這種由定學而有一點點通力的人，這些人如果品格端正、行為正常，一般不太願意多談他自己的這種通力，偶爾喜歡那麼炫耀一下的那種人，其實經常人格不太成熟，嚴重的甚

至行為並不端正。所以透過定學跟神通要濟世助人的慈悲心不可省略，背後持戒的精神不可省略。既然有戒律來保護其身，那麼他就不會把神通拿來當作商品販賣，他會適時、適度的去幫助他人。我們大家也不妨加強心理建設，為什麼許多人在修道途中碰到那種有神通力的人就掉下去了？因為他會認為他的能力我沒有，「你看他可以放光、可以分身」。放光有什麼了不起？電燈泡的光有時候比他的光還大。分身有什麼重要？分身對於我的解脫、我的煩惱有什麼幫助？沒有。可是好奇、崇拜就使人陷下去了。

有些人你不要看他知識很高，甚至於當到大學教授，一聽到有人、或者親眼看到這個人有某些異能，立刻信服完全繳械投降。曾經有記者問我說：「請問一下法師，這麼多清大、交大的教授，都還會接受這一種如此如此的人呢？」我說很簡單，這些清大、交大的教授都是理工科的教授，理工科的科學訓練重視的是實證，親眼看到的為憑，看到的算數，看不到的就不算數。細菌有沒有？早就有，可是一定要等到顯微鏡看到才確證有細菌，不能夠用猜的。由於他的科學訓練是如此，所以看到有

人施展神通，心裡馬上繳械，因為他看到了光、看到了分身。或者是對方有一點點小小的他心通，他一進來看到這位大師，這位大師就說：「你的心裡正在懷疑我喔。」他真的懷疑他。告訴他「你昨天發生了什麼事」。於是讓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心裡馬上繳械。殊不知人文學科不是這麼一回事，特別是宗教領域裡面，看得到的未必是真，看不到的未必是假，種種的幻術你看得到它的真嗎？當然不真。所以神通法術是夢幻泡影，它不那麼真切，可是這些人的科學訓練使得他反而容易掉下去。不像有一些人本身研究宗教，反而見怪不怪，看多了就知道是這麼一回事，也不會輕信。

在座諸位千萬要小心，常常有人問我：「宗教界那麼分歧，這麼良莠不齊，我到底要接觸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我又怕走錯地方。」要揀別其實也不難，如果你進入到那樣的團體裡面，他不講戒學，不重定學，不重慧學，用他的俗情跟你相應，當然你要退避三舍了。他如果講了定學，既沒有智慧，也不重視戒律，你最好閃遠一點，你不要以為他有定力就是聖僧了。大家要知道，定是會退的，特別是那些因定力而



▲ 新受戒比丘尼近四百人，聚精會神聽講，新戒比丘尼聞法師以如是活潑方式，深入淺出地講說戒法，咸表法喜充滿，深感得大受用。（92.11.15 檔案照片）

有一點小小通力的人，故意炫耀以後，馬上錢也來了、名也來了、利也來了、人也來了，最後他根本忙得像走馬燈一樣，沒有時間修學定法，定力就漸漸退了。

如果他行為端正，定力退就退，他不因為定退而就做惡。可是如果一個平時行為不端的人、把持不住的人，他定力慢慢退了，可是他的虛榮還在，大家對他的崇拜還存在，他就要開始學習欺騙，故作奧秘，甚至有些人就開始不乾不淨起來了，對於女眾開始有性騷擾、性侵害了，到後來女眾痛不欲生。我崇拜的是這樣的高僧大德，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他不是有神通嗎？有神通又怎麼樣呢？在這個團體裡面如果他只強

調禪定，可是沒有嚴格依照佛法的戒律精神做規範的要求，那麼你要小心了！你不要因為相信他有神祕力量就被心理催眠，最起碼你要保護自己，特別是你是一個出家人的身份，千萬不要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你信賴他認為他是高僧，然後你抓了一群人團團轉跟著進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真正正見為導的禪師不會故作神秘狀，而且大部份非常質樸，實實在在的教你，不會動不動透露「我在加持你，是我的某種神力使得你如何」。絕對不來這一套。先以戒學為基礎，讓你的心習慣在一個正確的規範中安住，你會形成一種免疫力，碰到這種人你會覺得怪怪的。也

許你慧學還沒有開始，所以也不知道怪在哪裡，可是由於你覺得怪，你會容易避禍，這是慧學對定學的幫助。

三、定、慧修學令戒體更加莊嚴、鞏固

定學對戒學也有幫助，定是訓練人專注的一種功夫，一個人心到了專注於一境，這個叫做「三摩地」，也叫「三昧」。心達到三昧情境的時候，他可以身輕安、心輕安，身心體質產生重大的變化，於是他會自然離欲。強調自然離欲，也就是說，在他的體質改變之後，他對於男女的情欲，或者總總讓人能夠癡狂的五欲之樂，是沒什麼興趣的，所以定學本身就有離欲的特質。

我們作為出家人，即使是受沙彌戒，都已經規定「不得有非梵行」，「梵」就是清淨。不清淨的行為，這裡特別是指男女性的行為，如果你只是理論上知道有這個行為規範「我不可以犯淫行」，可是完全沒有背後的修道力量，沒有智慧去觀照到這個欲的本質，也沒有定力去讓自己能夠自然離欲，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尷尬的情形，就是雖然心裡明白不應該，可是力道不夠，受不住誘惑

犯戒。所以定學對戒學的幫助，就是讓自己的心穩定清淨、離欲。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到，那個戒律也不是那麼難持的。所以世間人有時候不了解會質疑說：「你們出家人不是違背人性之常嗎？你們不是太勉強壓抑自己嗎？」所以有一種理論就認為，大家都應該正常過男女的性生活，不需要這樣做，這樣太過壓抑自己了。但殊不知如果有了定學跟慧學的堡壘，讓人去侵犯其戒體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他有智慧洞徹其欲念的虛幻，有定力自然遠離欲念，這個時候他實行戒學水到渠成，沒有一點勉強的成份，所以初學者持戒還要勉力為之。佛典裡面講到有「定共律儀」和「道共律儀」，也就是這種除惡、生善的律儀，是來自於有了定學而共同生起的，或者是有了正道的體悟，也就是慧學具足以後，自然生起的那種戒學的莊嚴，所以定學對於戒學的持守是有幫助的。

諸位剛剛從世俗的環境進入到修道的場域中，除了要理解戒學的內容，以免連犯與不犯都不知道，而錯犯了某一些戒規，還要加強定學的學習，有了定跟慧的修學，能夠讓自己的戒體更加莊嚴、鞏固。所以每次遇到這些世間人赤裸裸的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都會很坦

白的告訴他：「你不要誤以為出家人對於戒法的修學，禁欲的生活是勉強壓抑自己的，佛教是戒定慧三學增上的，要有定學跟慧學的輔助，慧學的部份且不說，只講定學給你聽聽。一個人到了初禪就已經『離生喜樂』，離欲而生起生理的樂受跟心理的喜受，所以叫做離生喜樂。到了第二禪，『定生喜樂』，定力更深了，喜樂更強了。到了第三禪，『離喜妙樂』，連心裡的喜受，比較粗分的喜受都已經沒有了，剩下的是身體的大輕安，殊勝的湧現。」

所以世間最樂是什麼樂？經典講「如第三禪樂」，第三禪是最快樂的，到了那個情境之中，你還要叫他行淫欲？對他來講五欲都非常的粗糙。你津津樂道認為這個就是最大的快樂，可是在他看來只不過是某一種的亢奮而已，亢奮的情緒以這麼柔軟的心來看，是太粗糙的、是不舒服的。所以我有時候會反過來告訴他們：「你們所認為了不得的欲，在一個有第三禪樂的人，硬要他來將就這個欲，那就像硬要把人招過來看那個糞坑的廁所：『你看，那個蛆游來游去多快樂。』請你去當蛆你願不願意？不會願意。」

所以對於修道，你不太能夠用一般

的身心狀況來看待，如果純粹只是壓抑，憋久也會有毛病，心裡也會不正常。有一些人禁欲久了，等到他破戒的時候，他的情欲比誰都強，他憋的。事實上你看一些修道人，他的眉宇之間，他的神情坦然、清朗，哪有變態的樣子？你是感受得到的。一些人情欲強你問我感覺得到嗎？感覺得到，有些人你去看他流露的眼神就不正，這個人的情欲一定很強，閃遠一點。其實如果你到第四禪，甚至於連身體的感覺都沒有了，所以到第四禪並沒有所謂的最樂。為什麼？他連身體的感覺都沒有了，哪裡來的樂？樂是生理的樂受，第三禪是生理上最快樂的時刻，到第四禪身體的感覺沒有了，甚至於連呼吸都斷了。

我就提醒這一些誤解我們的人：「你想想看，你可以短期沒有性的行為，可是你不能一刻沒有呼吸，修道人如果修到第四禪，連呼吸都斷，那麼情欲小CASE，你不要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定學對戒學也有幫助。我們在修道的過程中，除了戒學延伸之外，也要勤修止觀。勤修止觀就是要讓定學和慧學具足，而勤修止觀又要有戒學延伸，這三者互相能夠增上，可是互相不能替代。這就是整個佛法修道

歷程中戒學的定位。

四、掌握中道要領，你的人生會更加快樂

三增上學也叫做「八正道」。八正道在教典之中被叫做「中道」，在佛法的基礎修學中常常可以看到「緣起中道」。「緣起」是所有諸法生成變化跟毀滅的原則、法則，現象林林總總，可是生命生滅有一定的法則，就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離散而滅，這叫緣起。這一套緣起的理論如何導出戒學的生活，這部份在後面還會詳細解釋，在這裡只是從緣起帶到中道這個觀念。因緣和合生起變異消滅的種種現象，我們如果只知其法則，卻不知自己該怎麼做，那麼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什麼是「中道」？一般而言，自己作為一個行為的主體，要具足中正的品格，不偏不倚，不走極端、沒有偏私。就這個行為主體所關切的對象而言，世間因緣和合的現象是無限在纏，展現在我們面前，但是我們不能樣樣都抓，樣樣都抓到後面是一樣都抓不成。時間精力都有限，生命是如此的寶貴，所以要抓住重點，這個抓住重點就是中道精神的要領之一。行為主體看待這一切的時候要有中心

目標，上次講八正道講到要有正確的目標「正志」，這個目標才是你生命中的重點。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要知道什麼樣的因緣才可以達成？什麼樣的因緣才使自己不能達成這個目標？不能達成這個目標的因緣要排除，能夠幫助自己達成這個目標的因緣要掌握，就這個行為主體來講要能中正，就著行為主體所關切的對象來說要關切到中心，這就是中道。

經典裡佛陀常說：「不苦不樂謂之中道。」為什麼不苦不樂？原來佛陀在修道過程中，體會到世間欲念之樂不足以達到解脫，修了六年苦行，知道單獨禪定之樂也不足以達到解脫。在緣起的體悟中，體會到什麼才是真正中道的生活，那是以智慧為本的生活，不是單單執著於苦或單單執著於樂的感受，就可以達到解脫。因為執著於苦受或執著於樂受，都還是以情為本的人生，要導正為以智慧為本的人生，就要看透苦樂本身的虛幻性，在生活中做一個中間的調適，是名中道。總的來說，所謂中道，就是在行為上要有公正的態度，掌握要領而不走偏鋒，這種行為必須輔以緣起的正見，否則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做偏鋒？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做適合、什麼叫做不適合？還是要有因緣生法的智慧去看到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針對教典的內容，曾經對中道下過這樣的定義，比較容易幫助大家了解。「什麼是中道？那就是以無私的心，就著有限的因緣，來做相對最好的抉擇。」所謂「相對最好的抉擇」，為什麼不是「絕對最好的」？因為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接受的因緣有限，那麼有限的因緣只能說我們目前的抉擇，是在這有限因緣的研判之中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我們不要自認為我們一定做到絕對最好的，因為也許其他的因緣我們沒有照料到，如果其他因緣我們照料到了，可能我們的角色要稍稍調整方向也不一定。這樣我們就會永遠謙卑的自我提醒：「我的抉擇是相對比較好的。」可是也不是不抉擇，有些人錯解中道就是在中間，不偏左也不偏右，不往前走也不往後走，不往上也不往下，自己定在那裡跟死人有什麼兩樣。我們活著都會在抉擇，對於戒定慧三學也要有法的抉擇，這叫做「擇法能力」。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抉擇，不偏左也不偏右，要先想想看你到底心裡想什麼，所以你不偏左也不偏右。若左邊是一個好人，右邊是一個壞人，你當然應該要偏左，為什麼你不偏左。如果選擇右邊是一個成就大眾利益的事，選擇左邊會帶來大眾的災禍，我當然選擇右邊，我為什麼兩

邊都不選擇。要問為什麼自己老是喜歡站在中間，到底是懦弱不敢得罪人，還是要左右逢源。所以中道不等於中立。有時候中立未必見得是好事，選舉的時候遇到兩個人來拜票，這個人他的主張能夠利益眾生，那個人明明你知道他是黑金立委，一天到晚跟黑道、跟財團掛鉤，兩個人跟你拜票，你當然是要告訴他，我要選擇這個好的。你要坦然說：「你總是跟黑道接近，我們從佛法來看，要幫助眾生這不是正道。」警惕才會掃除黑金，你說你中立，他就認為你跟死人一樣，反正根本不用在意你的看法，他會繼續橫著走。

所以中道是要選擇，即使是中立的立場，還不是一種選擇，他是選擇讓自己保持在一個安全的地帶，可是這個選擇是有私的，不是無私的。只想到我要鞏固我的利益，我要不得罪人，我要左右逢緣，這是有私的選擇。也許是相對最好，因為是中立最安全誰也不得罪，可是未必是無私而做到相對最好的選擇，他是有私而做出了一個對自己來說相對最好的選擇，那個不叫做中道。商人也會去做相對最好的選擇，看投資在哪裡獲利最高。政治人物一天到晚看著民調跑，民調怎麼說他的嘴巴就怎麼說，見風轉舵，他也在做相對最好的選擇，但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要

無私的去做抉擇，做出抉擇以後你要謙卑的相信這只是相對最好的，一個人一旦認為自己所做的抉擇是絕對最好的，這個人就是驕傲自滿，聽不進別人的話，不給人家留餘地，許多的鬥爭你死我活，特別是意識型態的鬥爭，通常都來自於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最好的，認為自己才是代表唯一真理，於是把對方都當魔鬼，對方就沒有存活的餘地了，所有的意識型態都是因為自認為自己是絕對最好的。

佛法的緣起智慧讓我們具足中道的精神，這個中道不是不偏左、不偏右，而是保留一點餘地，雖然我選擇了，我也願意聽聽你的聲音。也許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你遭遇到事情，所以使得你有這樣那樣的想法，我沒遭遇到這樣的事情，所以我竟然沒看到這一面，因此聽聽你的話，再看看我的選擇有沒有哪個地方要再補強。甚至於不要有一個自我的定調，隨時願意把自己的想法全部推翻來接受你的，只要你說得有道理，沒有面子的問題，這在理智上是如此。在情感上，對方整個的情感、整個的歷史情懷、整個的生命遭遇跟我不同，所以他有某一些他所執著的點跟我不一樣。情感上體貼對方、疼惜對方，不要立刻把對方踹死，這樣彼此在緣起中道中學習如何共存於這個世界，不要弄些你死

我活的鬥爭。有這種緣起中道智慧的人，由於隨時警惕自己的選擇是相對最好的選擇，所以絕對不會在意識形態上搖旗吶喊。在世間意識型態的角力之中，他永遠願意冷眼旁觀，而且願意用慈悲心來看待這些鬥爭，而不是自己加入行列一起跟著團團轉，這就是中道的精神。

我們的戒、定、慧三學就是要循著這個綱領，來達到緣起中道證悟的境界。因此先把這個大的框架跟大家作個說明，讓大家知道，原來修道的全部內容是中道，戒學是其中一類，而戒學要達到同樣一個目的，就是做一個正確的選擇，在正確的選擇中要永遠留有別人的餘地，不因為我是佛教徒，別人不是就把別人當作異端。在政治上的見解上亦復如是，不要因為自己是統派，就把獨派當作是大毒蛇；不因為自己有傾向於獨派的思想，就把統派當作大妖魔。隨時要注意用中道的精神去看這些問題，這樣你的人生會快樂很多，否則你看到那些會氣死。你總是覺得有一群人是妖魔，你心裡不生氣嗎？總認為別人是妖魔先懲罰自己，讓自己想到就生氣，想到就不愉快。用悲憫心來看待世間，你的中道要領要掌握住，你的人生會更加的快樂。◎

佛、道「生命哲學」的交相輝映

——葉海煙教授訪談錄

訪談時間 | 109.11.14

訪談地點 | 玄奘大學

採 訪 | 釋明一、張沛寧

撰 稿 | 張沛寧

修 潤 | 釋耀行

葉海煙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94-1995），曾任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成功大學應用哲學學分學程召集人兼執行長、台北市文化局錢穆故居執行長、台灣哲學學會理事長、中國哲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宗教學會秘書長、台南市哲學學會理事長、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評審團總召、民視「哲學現場」節目主講人，現任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一、大學時代感受佛法的博大精深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參加佛學社，活動相當多，從六〇年代到七、八〇年代，佛學社在大學校園裡都非常活躍，又有慧炬社、李炳南老居士、懺雲老和尚等前輩的支持而蓬勃一時。很多人的出家因緣都和大學時代的佛學社團有關，儘管後來因為中台禪寺剃度事件而略有影響，但也可看出當時佛學社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這也是我最初接觸佛學的因緣。除此之外，在哲學系的課堂上，有兩位老師對佛法研究甚深，一位是南懷瑾老師，當時開的課是「中國哲學史」，南懷瑾老師在學問上的涉獵很廣，本身也是一位修禪的修行者，亦提供我們許多佛教的基本觀念和經驗分享。

我就讀研究所時曾由南懷瑾老師帶領至佛光山打禪七，親自參與了《習禪錄影》這本書中的講習過程，也曾到南懷瑾老師創辦的「東西精華協會」上課，獲益頗多。另一位老師則是方東美教授，曾向他學習《華嚴宗哲學》，深深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體會到方東美老師所主張的佛法既是哲學亦是宗教，且是智慧的宗教能達自性解脫，同時重視實踐，而非只是一種信仰，需靠他力才能解脫。這是我初學佛法的因緣，但這一二十年來聯繫著我與佛法的則是昭慧法師和玄奘大學、佛教弘誓學院，持續不間斷的舉辦「印順導師思想研討會」，這是一個學者與佛學連結的平台，印順導師的思想與研究既深且廣，循著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脈絡鑽研透徹，在當代可說是絕無僅有。

二、莊子「生命哲學」與佛家「生命哲學」的共通處

我將中國的哲學思想當成廣義的人文學，其中又有幾個面向，一個是儒家講人文日用，從家庭倫理到國家治理的脈絡，是入世的面向；道家則是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思考個人存在的問題，包含終極的抉擇與關懷，其核心問題回歸到生死，莊子認為生死如一，主張「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生死只是時間的流轉與自然



▲ 民國98年，時任教於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該系後來改為應用哲學系。（葉海煙教授提供）

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和佛教有共同的問題意識，想要理解與解決生命的終極問題，只是莊子較隨順自然，沒有前生來世的概念。

我個人認為「輪迴」的概念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中國文化裡並沒有三世說，只有鬼神之說，死後有德者為神、無德者為鬼。老子說：「以德報怨」，「報」指的是講究公平的報應概念，莊子則在寓言故事中讓鬼說話，鬼在死後世界，逍遙自在不願回陽，認為回到人間必須忍受苦難、責任、煩惱，但在死後世界沒有春秋、沒有苦樂。莊子將死亡視為一種回歸，回到恍惚縹緲的狀態，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



▲ 2019年於斯洛維尼亞(Slovenija)首府盧比安納(Ljubljana)，參加「臺灣哲學與儒學的傳統保存」(Taiwanese Philosophy and Preservation of Confucian Tradition)學術研討會。(2019.10.18 葉海煙教授提供)

是一個回返自然的觀念。

除此之外，莊子應是中國哲學裡最早提出萬物平等概念的哲學家，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道通為一」的思想。我們和萬物共在，沒有貴賤高低、沒有價值差異，而道就是天地萬物發展的過程，和佛教的眾生平等有異曲同工之妙。莊子希望哲學的討論回歸人間世，其概念和佛教的大乘佛教也有相關，《齊物論》中提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之謂大戒。」其中的「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點出我們不可逃避的課題，我們必須盡到該遵守的責任義務，遵守基本的戒律法規。

大乘佛教從性空到唯心，念念生念念滅，不論天台還是華嚴都回到本心，甚至從宋明理學建構心性論也跟真常唯心系相關，中國儒學中的理學和心學家顯然受到佛學的啟發，才會有所謂第二代的儒學，並進入多元發展的心性論。第一代的儒學只有孟子的性善論和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中和說法，而沒有像李翱在《復性書》中建立起的儒家心性論學說，「復性」在儒家中指的是道德的主體，能夠讓我們行善、追求理想的動力，為什麼人性有這個動力？這個思想建構顯然受到佛教的影響。

三、道家「逍遙物外」思想的現實應用

道家中的修行方式在莊子的《人間世》裡也有提到：「人要接受父子有親、君臣之義的關係，不能逃避。」老子也在《道德經》中主張：「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



◀ 第一場新書發表會，主持人葉海煙教授（中）。昭慧法師（左）發表《如理作意》，悟殷法師（右）發表《世友、妙音與覺天一有部三大論師思想探微》。（109.11.14）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佛教有所謂的有情和無情，莊子則認為：一個通達物我平等的人會知道，人有兩面，「情」讓我們人與人之間有所連結，且會帶有好惡，但我們看待天地萬物又得超越好惡，不能好生惡死，不能好貴惡賤，不能有分別心，從有情到無情，人倫是人跟人之間不能擺脫的連結，需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等。用有情來看待人倫，而無情則是讓我們看待天地萬物，好惡即情，會讓我們心不定，所以莊子也強調「心齋」、「坐忘」，心齋是專注，就像佛教裡談的禪定，專注一處，不能有自己的定見、偏見，才不會心猿意馬，朝三暮四。

莊子的思想裡強調齊物平等，相信天地之間有個關係的轉化會讓萬物平衡，不是等同而是平衡。現象、生命、存在，都在循環來往的過程裡，此中的消長、生

死、損益都會有所平衡，因此莊子認為我們不該有齊頭式的平等，且思想不可能是一致的，「齊物」之論講求和諧、共存性，而不應理解成「齊『物論』」。由此可知莊子和佛教在尊重個體的理念上是很相似的，縱使沒有佛教所說的「自性解脫」，但很注重個別存在的差異性。

佛教認為眾生平等，是因為眾生皆在佛法所能涵蓋的範圍內，且不論過去根器，皆有佛性，在修行之後皆能得解脫。道家在這方面的理念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不會抹煞個別差異，萬物皆有一定的權力和自由，且自由是積極的。道德的自由是積極的，包含對父母、親人和萬物的愛，如同佛教說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非偏狹的，而是積極的大愛。除此之外道家強調「覺」，不能限於偏見、成見，要能「忘」，莊子認為：「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要能不斷覺

悟，做思想上的反省，和佛教的修定、修慧的觀點相近，不能有過多的我執，其「破執性」很明顯。

道家的境界與天地同在，人我無殊且達到與天地合同為一，和佛教的萬法歸一很像，但又沒有達到佛教的「空」境。在《齊物論》裡莊子說：「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不在有無之間打轉，而做出無窮後退的推論，強調並非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不要在生死之間有特別的好惡之心和得失利害，而要超越一般世俗的價值，進入與天地齊同一致的境界，方東美老師認為這也是一種無我觀，或是能解讀為一種真我，然而對於是否有真我沒有確定的答案，因此「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莊子指出「有無」的概念，本來就是人思維出來的，而須進入自我的思維裡修慧才能破執。跟佛教比起來，莊子顯然較強調隨順自由，不要落入世俗的價值觀，不要有太強的分別心與得失心，應跳脫世間一切的立場來觀物，但是對生命的來去並沒有太多的論述。

莊子的三個論述包含物我平等、追求真我、接著解脫超越而得個人內心的大自由，如同大鵬高飛一般。郭象解釋《逍遙遊》認為：其理念只是不要有勝負、高低，隨順自然、尊重個體，守好本分就好，從這個角度來看道家的格局較小，在



▲ 葉海煙教授擔任第一場新書發表會主持人（109.11.14）

佛教裡連小乘佛教的阿羅漢都超出這個境界，不僅強調平等、追求超越，對於生命的來去和解脫的去處都有做出解釋。

歷來有不少研究者用佛學來解釋莊子，近代就有章太炎、方東美兩位著名學者，因為佛教和莊子一樣，同樣有物物平等的概念，且達到更高的境界。但也有人用莊子來解釋佛，因為佛學是外來的、陌生的，而老莊虛寂靜篤、有無相生的概念正好與佛教的理念可以相契相應。綜觀之，我們是可以將老莊哲學視為接引佛學進入中土的一個重要媒介，兩者之間確實有相輔相成的意理關係。◎